

故宮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時代

玉器研究之二——琮與琮類玉器

鄧淑蘋

第一節 正名的經過

古玉研究的難處之一在於定名，與銅器研究所異者為：銅器上多鑄有銘文，銘文中常提到器名，即所謂「自名」。但玉器的情形不同，刻有文字的玉器本即少見，自名器形者，僅為極少的特例。【註一】所以如何將實物與古文獻中的器名，作正確的連繫，為古玉研究的第一步工作。這方面前人已奠定了相當的基礎。

宋元時代，金石學興，但關於古代玉器的研究，成果不豐。呂大臨、朱德潤等的著述中收錄的玉器，主要為佩飾器、劍飾器等，尚以實物為據。【註二】至於聶崇義、林希逸、龍大淵等人的作品，則係作者據古代經書所載玉器器名，憑想像圖繪而成，可說毫無參考價值。【註三】到了晚清，古玉器的研究考訂才有了長足的進步。瞿中溶、吳大澂、端方三位，都是古玉的收藏名家，他們將自己或友人的藏品繪圖、測量，並據古書詳加考訂。【註四】大部份玉器器名與器形的結合工作，即是在這段時期內完成。其中尤以吳大澂《古玉圖考》一書，著錄二百三十餘件，圖繪清晰，考證詳盡，今日雖已可找出不少錯誤，但整合而言，該書的撰述深具科學精神，貢獻良多，具里程碑的意義。

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器類——琮，名稱與實物的結合，主要即為吳大澂的貢獻。

在吳氏考證玉琮之前，這種玉器被時人呼為「𤣥」或「𤣥」或「𤣥」。這種讀音有好幾種寫法。十八世紀時，清高宗乾隆皇帝嗜古成性，不但廣為搜羅前朝骨董，更常為其所藏古物賦詩。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中，找不到任何一首或一篇有關「琮」的詩或文。但筆者集出了十七首詩，由詩的內容以及五件收藏於本院加琢了御製詩的實物可以確知，在乾隆年間（西元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玉琮被稱為「餅」、「扛頭筆筒」、「軻頭」、「軻頭餅」或「捫頭餅」。【註五】

由詩的內容和實物可知，它們在早於乾隆時，已被收藏者用作花瓶或筆筒，少數加有玉底座，【註六】有的配有瑤瑯銅胆。【註七】清高宗曾稱之爲「軻頭」，在他的詩注中說道：「軻頭，蓋古之舁輦飾也，本應素，乃宜與者肩，刻爲文，然亦秦漢以上物矣！」【註八】他認爲這些是周代的軻頭器，漢代時改作餅（瓶）用。【註九】但有時他看到玉琮上所琢花紋隱然猶存，古意盎然，也認爲可能是虞夏時器。【註一〇】到了乾隆晚年，宮中已收藏了許多玉琮，乾隆五十八年（西元一七九三年）「詠古玉攔頭餅」的詩序中，高宗記道：

呼此餅爲攔頭者，不知起於何時，內府最多不可屈指數，今查軻字不載字典，類其韻蓋攔字之訛，字典音岡，去聲，亦作平聲。又字林稱揜與軻皆舁也，蓋古時舁輦輦或以此飾竿頭。

該詩的頭二句卽爲「攔頭木舁器，以穿木無底。」在詩注中，高宗又提出「攔鼓」，以爲是古代祭祀時共舉鼓的橫木上所鑲之物。【註一一】綜合這些御製詩、詩序、詩注可知，清高宗認爲，這種上下貫穿中空外方內圓的玉器，爲古時候衆人抬舉輦車或樂鼓時，套於木輦兩端，備抬物者扛於肩頭的玉器。

到了十九世紀，對於玉琮的定名與功能，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道光十二年（西元一八三二年），瞿中溶《奕載堂古玉圖錄》中錄有「花缸頭」三器，「素缸頭」十一器，「圓缸頭」四器。可能因傳抄者的省略，這十八器，已無圖形流傳，【註一二】但據文字描述可知，這三種「缸頭」，可能卽爲今日考古發掘所見的「良渚式玉琮」、「商式玉琮」以及「圓筒式玉鐲」。瞿氏對第一種「花缸頭」的描述如下：

右器方而中圓空，兩處亦稍去四角爲圓郭，高出四圍，有文作線及珠者，凸起聯而繞之。

瞿氏說，這種花缸頭「骨董家呼爲缸頭，考說文：『缸，車轂中鐵也。』」對於釋此種玉器爲車缸頭，瞿氏不以爲然，他的理由是：雖然《漢書》中曾描述當時奢侈的貴族使用黃金的車缸頭上銜飾以璧，但非常制，不應流傳下如此多的大小不等的所謂「玉缸頭」，對於這種玉器的原始功能，瞿氏的推測是：

竊謂此等形制，非如環佩之玲瓏等，可以佩帶，而中空可以貫物爲飾。內圓外方，可以繫縛著力。必是加於器物之端，今所謂鑲頭之類。

他也注意到這些所謂「花釭頭」，它的基本形制如：「內圓外方，及兩端去角，長短不一。」與當時骨董市場上叫作「小玉勒子」的玉器頗相似，而推測他們兩種玉器「其用必大略相同。」因為不知古人正確的稱謂，所以「姑從俗名標之。」

瞿氏書中也錄了「長花勒五器」、「長圓花勒二器」。除了強調形制紋飾與「釭頭」相似外，並說：「此類今人呼爲勒子，考說文訓勒爲馬頭絡銜，蓋即今所謂馬口中之嚼鐵也，用以牧馬，此器中空，蓋可以貫繫器物，著之帶間不脫，故取其義名之。」

到了光緒十五年（西元一八八九年），吳大澂於其「古玉圖考」中，引述嘉慶年間文字學家錢坫的說法，考證「釭頭」即古代經籍中的「琮」：

今世所傳古玉釭頭，其大者皆琮也。「說文」：「琮，瑞玉，大八寸，似車釭。」嘉定錢氏「說文斠詮」云：「今俗猶稱黃琮玉爲釭頭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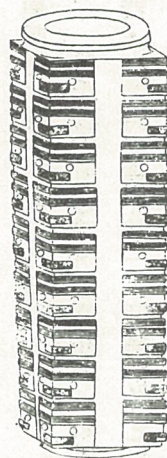
關於「琮」的功能，吳氏主要依據「周禮」，提出二點：

一、黃琮禮地（春官大宗伯） 二、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考工記玉人）

吳大澂自稱收藏了三十二件玉琮，「古玉圖考」中錄有三十一件。由繪圖可知，有的屬良渚式琮，如插圖一。其上所琢花紋，吳氏認爲即「周禮」所記「駟」，他根據鄭注：「駟外有捷盧也」，及賈疏「捷盧若鋸牙然」，又鄭注：「駟讀組，以組繫之，因名焉。」而說：「余所藏古琮，外有刻瑑，棱棱如鋸齒，其刻劃深處，可以繫組。」更認爲「今琮皆四方，而刻文每面分而爲二，皆左右並列。」與鄭注的「琮，八方象地。」之說亦合。事實上，成書於東漢的「白虎通」「文質篇」便記述「圓中牙身方外曰琮。」

吳氏書中所錄琮，形態甚多，如插圖二所示，爲二件小型管狀玉器，吳氏分別名之爲「方瑱」與「圓瑱」。這種管形玉器，在當時名稱不統一，呼爲「方瑱」或「方瑱」，瞿中溶即取「勒」字，並據「說文」以爲是馬頭絡銜。吳大澂取其音記之爲「瑱」。據「說文」釋爲：「石之似玉者」。並謂當時又俗名爲「著草瑱」。由插圖一、二可知，吳大澂認清琮上所琢小眼面紋（即所謂駟紋）的結構，故置放得宜。但對小方瑱上垂直堆疊的小眼、大眼面紋的結構認識不清而放倒了。

大琮 玉色純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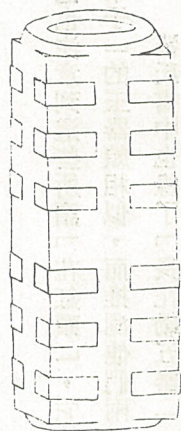
插圖一

組琮九 黃玉水銀浸



插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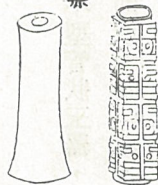
黃琮二



插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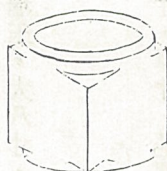
方璽 石之似玉者有土斑俗名蒼州玢說大玢璽石之次玉者段注云璽玢同字

圓璽 玉色純赤



插圖二

黃琮六 黃玉微帶斑斑



插圖五

組琮七 青玉瑣斑帶水銀浸



插圖八

黃琮

黃玉上下邊皆有瑣斑內外俱與琮之常制不同亦猶玢之與琮為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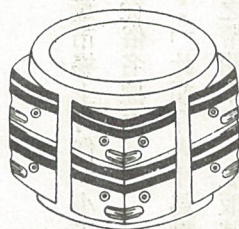
插圖三

組琮三 白玉五色斑駁作至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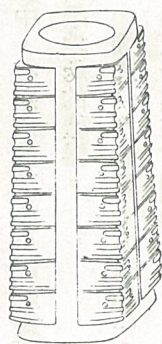
插圖六

琮六 黃玉原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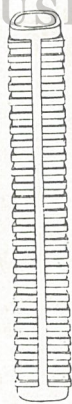
插圖九

組琮四蒼玉



插圖一〇

組琮一蒼玉



插圖一一

插圖一〇八

〔古玉圖考〕中所繪琮

插圖九二一

〔陶齊古玉圖〕中所繪琮

由晚近所發掘的考古資料可知，這些琮有面紋的琮與琮形管飾（方璽），實為新石器時代晚期蘇南、浙北良渚文化的玉器。

插圖三為一件圓筒式玉鐲，插圖四為圓筒式鐲的外壁浮雕出四塊長方形片飾，二件吳氏均歸為琮。由今日考古資料可證明，玉琮的形制源頭之一即為圓筒式鐲。此說於本世紀為日本學者提出并考證（詳後），然而早於十九世紀時，吳大澂便觀察出其間形制必有關係，而將之統名為「琮」，只是未以文字論述之。

插圖五為一件方柱形琮。這種方而光素的琮，目前散存於各公私收藏者為數甚豐。但迄今考古資料顯示，它少量而零星地出土於華西諸省新石器時代晚期各文化中。商晚期遺址出土的琮多為此類。

插圖六，似為前述光素的方琮，在後世加琢花紋者。插圖七、八兩件，雖然至今未有類似的考古出土實物，尚待更多的資料研究。

除吳大澂外，清末的大收藏家端方，也收藏不少玉器，〔陶齊古玉圖〕即為其藏玉的目錄，雖為殘本經他人整理付印，但亦有百五十餘器。除了光素的商琮及少數後世仿古者外，可據花紋歸入良渚式者共約九件。有的器身較短矮，花紋清晰，見插圖九，有的器身高（八寸八分），八節小眼面紋（駟紋），被倒置，見插圖一〇。有的甚至高達二尺一寸五分者，花紋更幾何化，繪圖者不解其紋飾結構，僅以一節節突棱表示，據圖似有二十四節（？）（插圖一一）。吳大澂、端方的藏品，

均經後人散賣，今歐美部份博物館中，有的藏品登記為他們的收藏，【註三】值得追蹤研究。

第二節 「功能」與「形制淵源」的爭議

到了本世紀，該類玉器應名為「琮」大致無疑義。但對於這些琮的雕琢年代，以及在古代文化中的意義何在，則眾說紛紜。甚至長久以來，這些玉器多被倒放陳列。較長大琮有所謂「駟紋」的玉琮，常呈一端較大一端較小，大家習於將較大的一端作為器底的方式放置，感覺較為穩妥，不但在清宮中，加琢御製詩的玉琮，詩文的方向常與花紋的方向相反，且本世紀前三分之二的時光中，無論中、日、歐、美等各地公私收藏目錄中，玉琮亦多倒放。年代亦多定於周、漢之間。【註四】這種情形隨著近年來考古發掘資料的累積，而起了基本上的改變。不但確知琮有所謂「駟紋」的玉琮，大部份為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或石峽文化等的遺物，置放方式應以花紋方向為主，除少數例外，多為大頭向上，小頭向下。琮具有特殊的形象，很難根據造形花紋，了解它在古代的功能，因此這方面的意見，最為紛歧。

治史者必先審視史料。在過去，學者的研究並未在甲骨文與金文中找到「琮」字，但近年來，有的學者認為甲骨文中的「𠄎」字，不應釋為「朋」或「珏」，而應釋為「琮」，甲骨文中多「𠄎」兩字連用（《說文》釋「𠄎」為「並舉也」），故「𠄎」當為舉琮以行祭的一種儀式。【註五】

先秦文獻中，「尚書」、「詩經」、「左傳」等，較披露周代文化實情的史料中，未見「琮」字，此點與考古發掘兩周遺址中，少有琮類器物出土的現象相合。有關「琮」的資料最多的文獻為《周禮》，其次為《儀禮》。這些晚周到西漢的儒家禮經中，有關琮的功能可歸納為下述四點：

（一）祭地祇的禮器。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

（二）為天子或宗后的權杖。

《周禮》「多官·考工記·玉人」：「駟琮五寸，宗后以為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為內鎮，宗后守之

。駢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鄭玄注「權」爲「以爲稱錘以起量」。又將大琮爲內鎮一條，註爲「如王之鎮圭也」。爲「稱錘」一說，並非適當，應與內鎮意義相近，同爲表徵身份的權杖。

(三)爲貴族之間享獻親聘的重禮。

〔周禮〕「春官·宗伯·典瑞」：「璪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親聘。」

〔考工記〕：「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璧琮八寸，以親聘。」「璪琮八寸，諸侯以享大夫。」

〔儀禮〕「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

(四)與其它玉器組合以隨葬，尤其強調貫通璧琮以斂尸。

〔周禮〕「典瑞」：「駢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周禮〕等的記錄，爲吳大澂、端方所引述，本世紀初，美國學者洛佛(Berthold Laufer)受其影響，在其「玉——中國的考古和宗教的研究」一書中，所提出的玉琮的功能，主要是依據〔周禮〕諸說。【註一六】

本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對玉琮的功能及形制來源說法甚多，或自古代經籍探討之，或自實用角度推測之，或自民族學資料比附之。有的說法提出雖早，但見解獨到，今日仍可成立。有的說法雖稱晚近，却純屬憶測之辭。茲依提出時間先後，大致綜述如下：

(一)西元一九一五年，法國學者吉斯拉(G. Giesel)認爲琮是「中霤」崇拜的禮器，「中霤」卽是古代穴居時，在屋子中央的烟筒，也是家族祭祀的對象。【註一七】

(二)西元一九二八年，安克斯(Eduard Erkes)以爲琮是象徵地母的女陰(the vagina of Mother Earth)。【註一八】一九三〇年，瑞典學者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又進一步以爲琮是盛男子性器之函(Cover)，他的理由是「春秋公羊傳」文公二年：「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這種描述證明，外方內圓中空的琮，適可藏性器狀的祖主(the ancestral tablet phallus)，所以琮是祖(或祖主)的宗器(ancestral temple piece)。【註一九】一九三一年安克斯對高氏一文提出評論，更進一步認爲琮本身象徵女陰性器，代表女的祖先，並是地祇，與死人有關。琮爲祭祖之禮器，很易想到地

母的子宮，爲人死魂歸之所，此與歐洲所謂骨灰甕同樣意義。【註一〇】

歐洲學者的奇想，爲國人凌純聲先生接受，更進一步地說：「琮實爲石室（dolmen），與甬爲主祔（menhir）的縮形，象徵女陰與男根，代表最原始的祖先崇拜的性器對象。」【註二】此派民族學家的說法，直到今日，仍有部份學者引用。

【註三】

（三）民國二十六年（西元一九三七年），陳大年提出兩條說法：【註三】

（1）琮子爲中國最古之玉器。他認爲琮子可串聯起來，作爲祀神之玉，所以「說文」釋「玉」字爲「象三玉之連，——其實也。」兩串三連的玉爲珌，所以「琮子」應爲「珌子」。

（2）玉琮爲琮子之擴大。

陳氏的理論提出於五十年前，所據者僅爲文字資料。他的說法曾經那志良先生的引述，【註四】但並未引起學術界太多的注意，然而以近年來良渚文化出土遺物觀之，高長形的琮，形制花紋確與方琮相似，唯二者尺寸差距甚大，尙乏中間尺寸的實物存在。

（四）西元一九四七年，比利時學者密舍爾（H. Michel）爲文認爲琮爲「尙書」「舜典」所記：「在璫璣玉衡，以齊七政」的「玉衡」，爲一種玉視管，用以觀測天象。【註五】

（五）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中國學者郭寶鈞認爲琮的前身爲木製，是織機上持綜翻交的器物，玉琮是木琮的演變。【註六】

（六）西元一九五七年，日本學者梅原末治認爲，琮由手鐲發展而來。【註七】此說經林巳奈夫先生依考古資料再考證。

【註八】證諸今日良渚文化的出土物，短矮形的琮發展自圓筒式鐲的說法，甚爲合理。

（七）西元一九八四年，柏格龍（Lars Berglund）以爲琮的基本理念來自「洛書」。但事實上他所引用的「洛書圖」爲後人本九宮之式演出所附會的。而由他自繪的玉琮鳥瞰圖過於方正，而非圓弧邊，可知此人對玉琮實物的觀察並非正確。

【註九】

第三節 新石器時代琮的廣布與文化賦予的法力

近年來考古發掘資料甚豐，尤以太湖區域良渚文化遺址出土大量的玉琮，由部份未經擾動的墓葬，尚可確知當初下葬時曾舉行某種儀式，廣泛地引起學術界對玉琮在古代文化中所具有的意義作深入的討論。

有的學者，或以爲琮只是財富與權勢的象徵，或傾向於「避邪」的負面性想法。【註三〇】但有的學者較傾向於正面性的解釋。張光直先生認爲琮兼具「天圓」「地方」兩個特形，中孔可貫穿象徵天地柱的棍子，琮外所琢爲巫師及其動物助理的像，這樣的法器可讓巫師在動物的協助下，通過天地柱來溝通天地。【註三一】林巳奈夫先生則認爲琮是祭祀時神祇祖先的靈所憑依的主，打磨光滑的中孔，是靈所棲的小室，器表所琢的「神面」，可保護死者靈魂或加福生人。【註三二】筆者近年也曾爲文推測琮是典禮中套於圓形木柱的上端，用作神祇祖先的象徵。【註三三】

雖然三家的解釋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都承認琮被先民用來溝通神祇祖先的世界與生民的世界。而仔細思量，三家對紋飾的解釋，也是相通的。事實上良渚式玉琮上面所琢的爲「神祇」、「祖先」、「動物」的複合像。王者爲羣巫之長，而這種政治宗教的領袖常世襲其身份，所以琮上雕琢的祖先像，應是活著的巫的祖先，生前也是氏族裏的巫。由古代文獻可知，在先民觀念中，自然神祇的主宰「帝」，常與氏祖始祖的誕生有關，其間又涉及具有神性的動物如鳥等，死了的祖先更被尊爲生民與神祇的橋樑，那麼「神祇」「祖先」與「動物」可說是三位一體，可相互轉形（Transformation），由晚近公布浙江餘杭反山的玉琮與玉鉞上所雕琢的「神祖動物面複合像」，更可肯定琮及其它玉飾上所琢的花紋的真義。這種複合像，又發展成「小眼面紋——大眼面紋垂直堆疊像」，或小眼面紋、大眼面紋分別單獨出現的紋飾。

在純樸的先民心目中，具感神通靈法力的有二，一爲紋飾，一爲造形。而琮常兼具二者。它的造形奇特，外方內圓，或較傾向於圓筒式，或成方柱體，有上下直穿的圓孔，並在上下兩端有突出的「射」，良渚文化及石峽之化中，玉石琮多雕琢了奇異紋飾，且大部份形成柱體的琮，都略呈上天下小狀，隨著器身的增高，這種上天下小的傾向更強。根據周、漢諸禮經可知，古人相信天圓地方，也磨製了圓形的玉璧禮拜天神，方柱形的玉琮禮拜地祇，他們相信用與想像中神祇形狀相同的禮

器，禮拜神祇，可以達到感應溝通的效果。據此，筆者認為當時很可能將圓璧平置於方琮上，二者都有中孔，用棍棒形器貫通中孔，豎立在高高的神壇上，民衆自下方向上仰視，琮在視覺上形成上下等大的方柱。這些觀點，均在上期論文中詳細討論，【註三四】此處不再贅述。

截至目前為止，考古資料顯示，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出土大量的玉琮。筆者將已公布圖片，略減去完全相似者，共計五十七件，依其形制、紋飾、尺寸分爲十四式。【註三五】由資料排比可知，由圓筒式鐲，發展至矮方柱式琮，應無疑問。但由方琮式小琮發展至高長式大琮的說法，雖說二者形制紋飾頗相近似，但却缺乏中間尺寸的過渡形態的實物，所以暫時還難定論。

由於良渚遺址近年爲考古學家注意的焦點，從事較多的發掘，而出土了大量的玉琮，事實上，由零星的資料可知，琮類器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似乎廣存於中國的東南西北。廣東石峽出土琮與良渚文化琮非常相似。山東龍山文化石鏹上的紋飾與良渚文化張陵山出土玉琮紋飾的相似性，也早爲人所知。雖然至今尚無正式的考古出土品，證明山東龍山文化有琮類器物的製作，但是一些博物院的收藏品，因其紋飾風格，已被學者暫定爲山東龍山文化。【註三六】根據上述現象，或有可能自山東、江蘇、浙江、經安徽、江西到廣東的華東諸省新石器時代晚期，都有雕琢「面紋」的玉石琮的製作。

在中國疆域的西半邊，也有一些考古出土資料，披露些消息，暗示著琮類器物也可能流行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華西地區，它們多爲外壁光素或只琢平行弦紋，這種較簡樸的風格，爲商晚期居民承襲。目前公私收藏的光素或弦紋琮，總數量應超過良渚式面紋琮，除了可能爲商晚期或西周遺物外，未嘗不可能是華西地區新石器時代的作品。山西襄汾出土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的琮，甘肅寧定半山瓦罐嘴出土馬家窑文化半山類型的琮，只是正式公布的考古資料。而尚未發掘的地下文物尚不知凡幾。寧夏地區傳出大批玉器，其琮的形態便屬前述的光素直壁式，【註三七】不論它的文化類別爲尚未清楚界定的「大西北文化」，或「齊家文化」，但其華西的地域性應屬無疑。四川成都附近的廣漢地區在民國十八年即出土成坑的玉器，引起日後斷斷續續的發掘，晚近又有較大的收穫。已知的四件琮，三件是早年所得，一件爲晚近所獲。【註三八】廣漢地區古文化遺存的年代，自新石器時代晚期至西周初期，涵跨甚久，這四件琮確實的年代，仍待日後更多的研究。但僅就形制紋飾言，三

件爲光素直壁屬華西風格，一件爲有陰線琢的橫紋和圓圈紋，似受良渚風格影響。這四件琮同出於廣漢，是否意味著華東地區藝術風格溯長江而上，經過相當程度的改變，而與西邊的風貌共存在四川境內呢？則有待日後更多的發掘資料來研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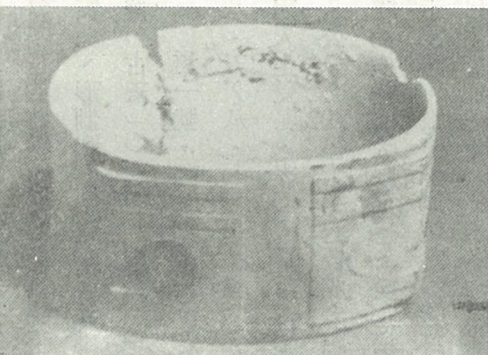
【註三九】

第四節 院藏良渚文化琮

繼上期論文將考古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琮，作了整體性的研究後，筆者檢視本院藏品，暫選擇三十二件，定爲新石器時代晚期。其中六件屬良渚文化琮（圖版一至六）。十四件屬良渚文化琮式管與方琮式小琮（圖版七至二〇）。七件暫定爲華東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琮與方琮式小琮（圖版二一至二七）。三件爲龍山文化琮（圖版二八至三〇）。二件暫定爲華西地區新石器時代琮與鐲。（圖版三一、三二）

本院藏品中，光素直壁琮，爲數甚豐，而被選入本文，暫上推到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三件，均具有：扁矮、短射、器身歪斜不正的特點，而二件琢飾平行弦紋者，也是製作古樸，雕工較具原始性者。除了這三十二件外，本院藏品中，仍有些由其質地、形制和雕工觀察，都不能否定它的製作年代甚早，但目前尚無類似的出土物可資印證，如「故宮古玉圖錄」（以下省稱「古玉」）圖20。【註四〇】有的或已被後代改琢各種晚期的花紋，如「古玉」圖218。這些筆者都暫不予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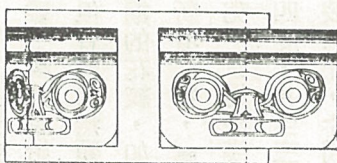
第一號，琮，圖版一，彩圖一。品號臺購0388。爲新增文物，展出於華夏文化陳列室。高三·一〇三·三九，外徑八·五〇八·七七，孔徑六·六·六一公分。重二六五公克。原爲深淺交雜的赭黃至赭紅色，該處硬度爲五·五至六度，但因入土受沁，表面大部份蝕變爲灰白色，硬度降爲五度或四度，甚至三度半不等。器呈圓筒錫形，壁厚約一·一四〇一·一八公分。孔徑大小適合成人腕徑。外壁淺浮雕四塊長方形裝飾片，片間各以寬約一·一五公分的直槽相隔。長方片上浮雕帶雙長橫稜的大眼面紋。雙長橫稜上，各琢數條平行陰線弦紋。淺浮雕一對斜橢圓形片，構成兩個眼臉，中心以三層同心圓以示眼睛。眼臉上以細陰線琢斜橢圓形圈，約三至四層，再以五組各三道平行弧線等分之。雙眼臉之間，有淺浮雕的寬片，其上再以細陰線琢飾方轉的卷雲紋，有如商周銅器上所見的回紋。寬片下的器表上，以及再下方的短橫稜上，都以細陰線琢了



插圖一二

這種方轉的卷雲紋。線條細密繁複，却又布局穩妥均衡。

考古出土資料中有兩件可資比較，其一為寺墩出土者（插圖一二），高三·七，外徑七·七·二，孔徑六·四五·六·八公分，由照片可知，器形為早期圓筒形，朝向方柱形發展的過渡形態，浮雕的四個裝飾片甚淺，片上



插圖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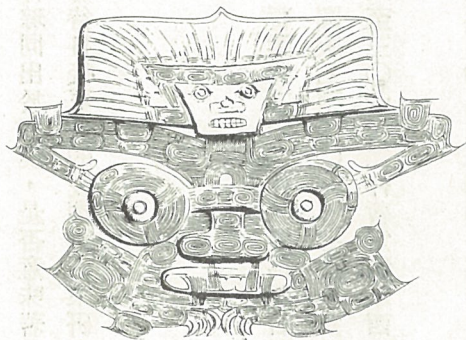
發展的過渡形態，浮雕的四個裝飾片甚淺，片上琢帶雙長橫棱的大眼面紋。報導簡略，未知有無繁密的卷雲紋等圖案。【註四二】另一件為瑤山M 7：34（插圖一三），高四·四，外徑七·五公分。器形較方，即裝飾片的中脊較高厚，已發展至大家較熟悉的所謂外方內圓的「琮」形。裝飾片上也琢帶雙長橫棱的大眼面紋。眼臉上除了圍

繞眼睛的圓弧線外，外緣又琢飾卷雲紋。橋形鼻樑上光素，下方在器表琢梯形圖案，其下短橫棱上琢卷雲紋以示鼻翼，面頰光素，僅在左右角以弧線勾勒出腮部。【註四二】以上兩件，筆者在上期論文中均歸之為良渚文化第三式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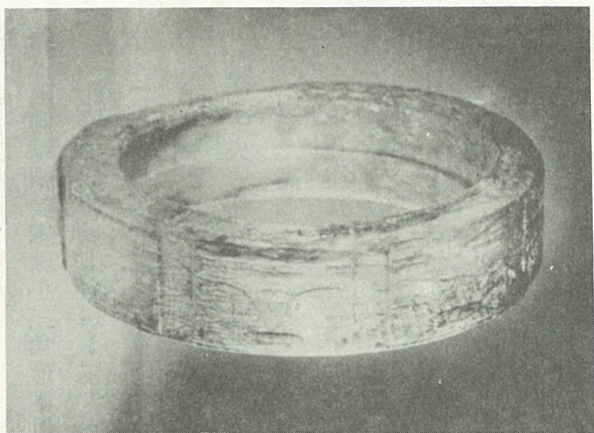
按出土實物的研究，良渚玉琮上花紋變化繁複，由瑤山出土的三件M 9：4、M 12：1（插圖二五、二六）及M 10：19，以及反山的一件M 12：98（插圖一四），【註四三】其花紋結構似乎說明了自純大眼面紋，發展至上有小眼面紋，下有大眼面紋



插圖一四 a 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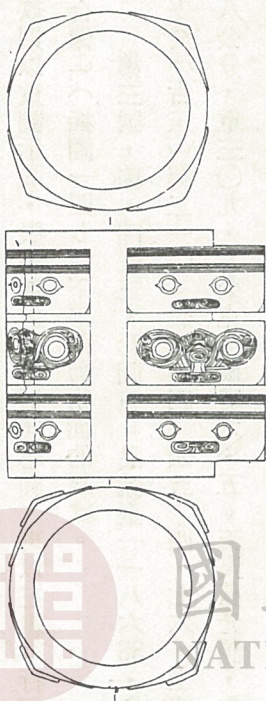
插圖一四 b 局部花紋



的堆疊結構。筆者於上期論文中歸之為良渚文化第一式、第二式琮。良渚玉琮上多為小眼面紋帶有雙長橫棱。在圖象學的解釋上，小眼面紋代表神祖，雙長橫棱代替神祖所戴的羽冠。而大眼面紋代表具有神性的動物，通常無長橫棱，但少數實物如插圖一二、一三者，以及福格博物館所藏的一件（插圖一五），【註四四】其上精緻地雕琢了帶雙長橫棱的大眼面紋，後者的紋飾細部與本文彩圖一者，最為相似。總之，帶雙長橫棱的大眼面紋是比較少見的，似乎屬良渚文化較早期的紋飾，多出現於介於圓筒形鐲與方柱形琮五之間過渡形態的玉器上。

插圖一

第二號，琮，圖版二，彩圖二。品號呂一八四七54，典藏號故玉 0323，原為養心殿陳設，配有琺瑯銅膽及木座。高八·二，上端寬六·四六·五，下端寬六·三五，孔徑五·五公分，重三四六·九公克。全器為不透明深淺雜交的赭色玉，硬度六·五。出土後經盤摩打臘，花紋更不易看清。清高宗曾為此琮賦詩「詠漢玉軻頭餅」【註四五】，詩加琢於器內壁。但因高宗君臣不了解此琮的花紋結構，而誤將較大的一端作器底，在「古玉」第二三圖，此琮係倒置出版。



六 12：97（插圖一六），高一〇公分。【註四六】在上期論文中，一筆者將之歸為良渚文化第四式琮。該式的特徵為：花紋為小眼面紋——大眼面紋垂直堆疊排列，紋飾的細密繁縟程度屬中等，眼臉、鼻樑等處琢有卷雲紋等，但面頰上多光素。

圖版二者，為高方柱體，中孔頗大，外壁花紋分三節，自上而下為小、大、小眼面紋，最上一條長橫棱不見，射口也過短，略向內凹，可知全器上端曾被截去一段。在淺浮雕的橢圓形，橋形凸面上，以及長短橫棱上，再用細陰線琢成細密繁縟的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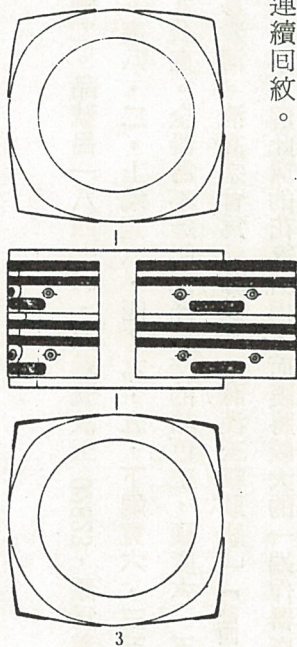
紋，長橫棱上只琢平行弦紋，但在兩長橫棱間，短橫棱上，扇形突面上，以及扇形突面與短橫棱之間的平凹面上，都琢飾卷雲紋，即方圓形廻轉多層次的線條，連續交錯排列。並以短平行線橫直交錯排列，填補空隙。小眼面紋以單圈示眼，大眼面紋則以重圈示眼，眼臉部份琢多道同心圓，再以三組平行短線平分為三段，即相似於反山出土玉琮上所琢的「神祖動物面複合像」（插圖一四b）下半截動物面的眼紋。

第三號，琮，圖版三，彩圖三。品號金一八六38，典藏號故玉 01967，原為永壽宮中陳設，配有琺瑯鉆膽及木座。發表於「古玉」圖二一〇。此琮高四·四五~四·七六，上寬八·八〇八，下寬八，中段寬八·一~八·二四，孔徑六·八八公分，重三〇九·九公克。硬度六·五。玉質甚光潤，內壁多為深黃綠色，外壁大部份為深淺夾雜的赭色，密布赭紅色細絲。器作方柱形，略呈上天下小，邊壁微呈圓弧形，中孔頗大。外壁琢兩節小眼面紋。雙長橫棱上有平行陰線弦紋，眼為重圈，兩側以細陰線琢小三角形，以示眼角。示鼻的短橫棱上，琢有連續回紋。

此器相似於反山M14:181（插圖一七），該琮高五·八公分。【註四七】筆者歸之為良渚文化第六式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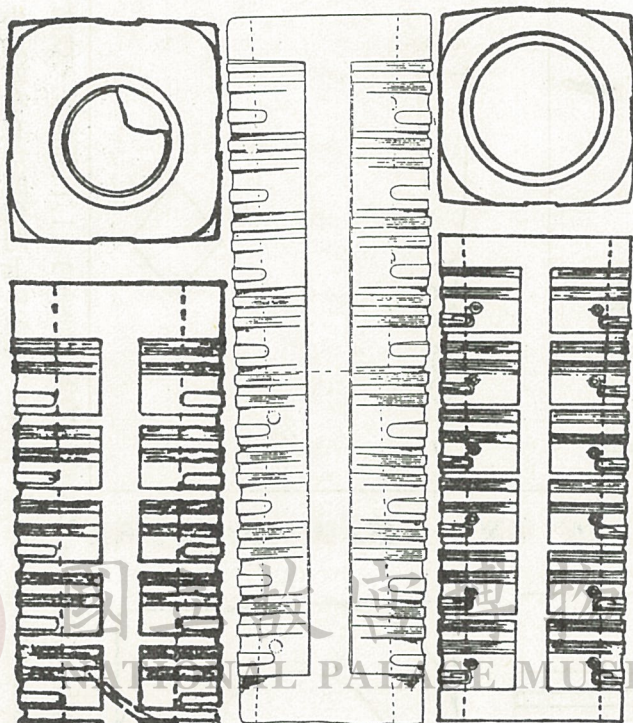
第四號，琮，圖版四。品號T七二〇二，典藏號中玉 00349，原屬中央博物院。曾發表於「故宮寶笈」圖2。【註四八】目前正展出中。高七·三~七·四，上寬九~九·一，下寬八·七~八·八，孔徑五·三公分，重一二八·一公克。全器為深赭色，夾雜淺赭色斑。硬度六·五，局部五·五。器為方柱形，上天下小。器表的四個邊壁可能曾經磨平，故顯得較方正。表面原琢有的兩節小眼面紋，已淺而模糊不清。未切磨前，可能與插圖一七相似，但較高厚，亦應屬良渚文化第六式琮。

第五號，琮，圖版五，彩圖四。品號雨五三一，典藏號故玉 02038。原為重華宮中陳設，配有木座。曾發表於「古玉」圖二二。目前正展出中。高一五·七~一五·八，上寬六·六，下寬六·三，孔徑五·四~五·五五公分，重一〇八七·六公克。硬度六·五。玉質光潤，深赭色夾雜淺赭碎斑。全器為方柱形，上天下小，壁較平直厚重，器表琢六節小眼面紋，長



插圖一七

橫棱上琢平行陰線弦紋，眼爲重圈帶眼角，短橫棱中段琢一橫線，兩端琢單線向上方轉的卷雲紋，以示鼻翼。這些細部花紋，多因隨葬而磨蝕，模糊不清。此器相似於寺墩M3：15（插圖一八），該器高一八·六公分，【註四九】筆者歸之於良渚文化第八式琮。



插圖一八

插圖一九

插圖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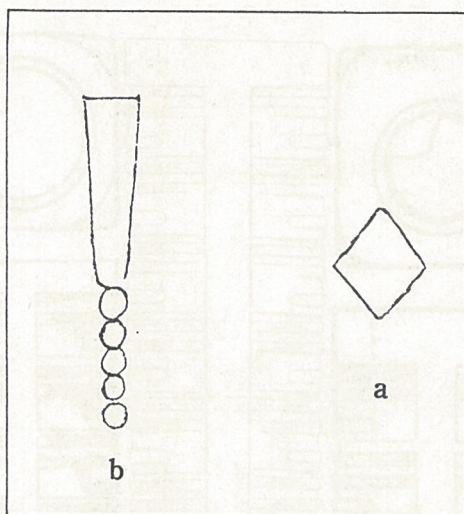
第六號，琮，圖版六，彩圖五。品號雨四九八，典藏號故玉 02037，原爲重華宮中陳設，可能因器身太長，不能直立用作花插，故未配銅膽或木座。曾發表於「古玉」圖一九。目前正展出中。器高四七·二公分，上寬七·七~七·八，下寬六·八，上孔徑四·三，下孔徑四·二公分，重五八五四·六公克。硬度六·五。深碧綠色泛深淺赭斑，光潤美麗。器爲方柱形，上大下小，壁厚重，上下射口長，上射口略向外撇，外壁琢十七節最簡化的小眼面紋。單圈示眼除，

最下端數節上，還隱約可以看出長橫棱上所琢的陰線平行弦紋，大部份的長橫棱上已磨蝕得看不出花紋，短橫棱則均光素無紋。有兩相對面上，留有圓弧形鋸痕，可能因器大，剖解玉璞時不易控制，而留下製作痕。中孔由兩端對鑽，中央接合處甚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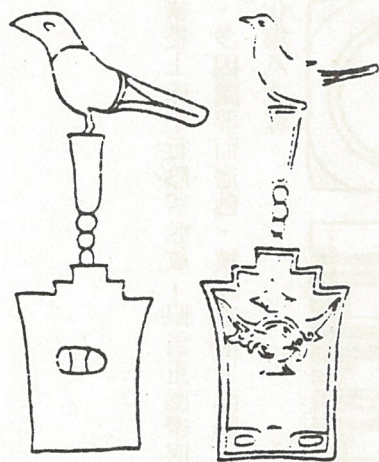
插圖一九爲寺墩M1：6，高三三公分。【註五〇】插圖二〇爲寺墩M3：22，高二九·六公分，【註五一】二者的花紋簡

化，器身窄長，外壁留有數道弧形鋸痕的風格，與圖版六者相近，筆者均歸之為良渚文化第九式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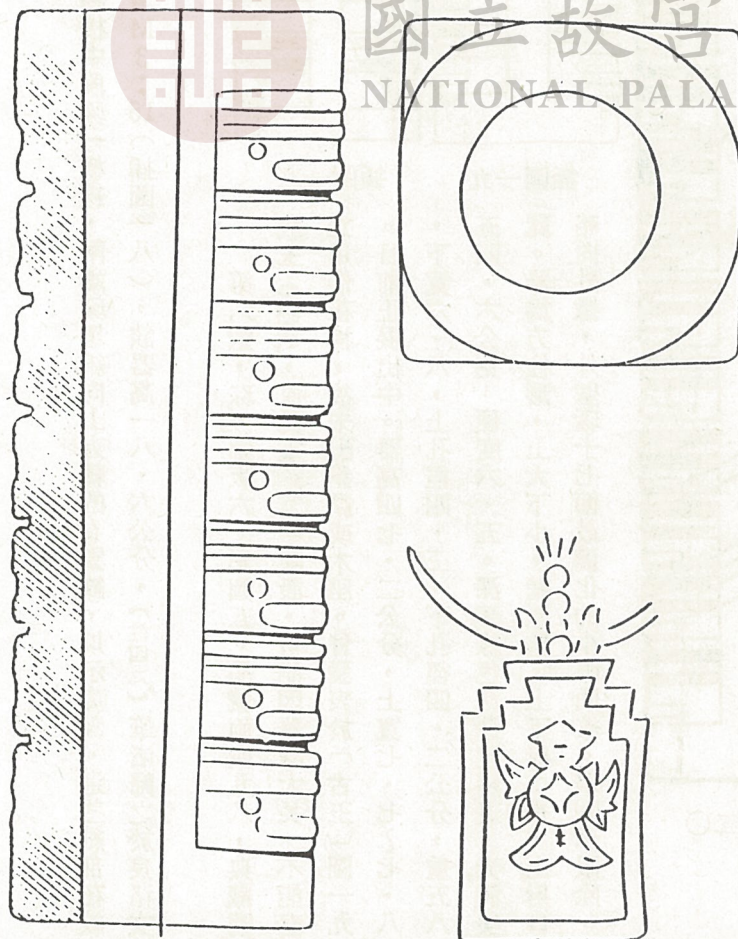
截至目前為止，良渚文化遺址中，尚未出土如琰藏此件這般長大者。但國內外博物館中，尚有長於此者。【註五二】此琮在留有弧形鋸痕的兩面的最上方，第一節花紋間的直槽壁上，以極細的不連續陰線，各琢有一個神秘圖案，見插圖二一。其一為菱形（二一a），另一為一長梯形，下面連續五個圓珠（二一b、彩圖五），此花紋與弗利爾博物館所藏玉璧上所繪「小鳥站在有角的砲門上」（An angular, crenellated motif surmounted by a bird in profile）小鳥足下的一截花紋相似，（插圖二二）【註五三】相似的連珠紋，也見於吉斯拉的玉琮上。（插圖二三）【註五四】



插圖二一 第六號琮上所琢神秘圖案



插圖二二 弗利爾博物館（Freer Gallery）所藏之玉璧上花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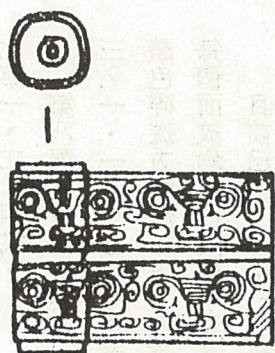


插圖二三 吉斯拉（Gieseler）的玉琮及其局部花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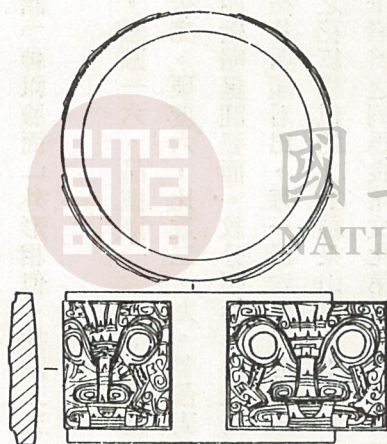
第五節 院藏良渚文化琮式管與方斚式小琮

第七號，琮式管，圖版七，彩圖六。臺購 08255。為新增文物。高二·七六，外徑最大一·一二，孔徑最大〇·五七公分，中孔由兩面對鑽，中央接合處甚小。重四·六六公克。可能在墓中曾經火燒，又在高溫中封埋，全器變為不透明的乳白色，表面光亮，硬度七·五，比重已降為二·二六。器作不正的圓管狀，兩端有淺射口，器壁琢兩節大眼面紋，由於器身小，每節只並排琢二個面紋，全器共四個面紋，如圖版七拓片所示。紋飾風格粗獷，以浮雕和淺雕兩種技術完成花紋。浮雕的斜橢圓形眼臉上，以陰刻單圈示眼，圍繞以多層不規則的同心圓紋，橋形鼻樑上有一至三道橫線。橋形鼻樑上方，陰線刻繪倒梯形圖案。浮雕的短橫棱上，以陰線刻繪兩端向上方轉單層卷云紋，以示鼻翼，並排的兩個面紋之間的兩短橫棱間的器表面上，又以陰線刻繪卷雲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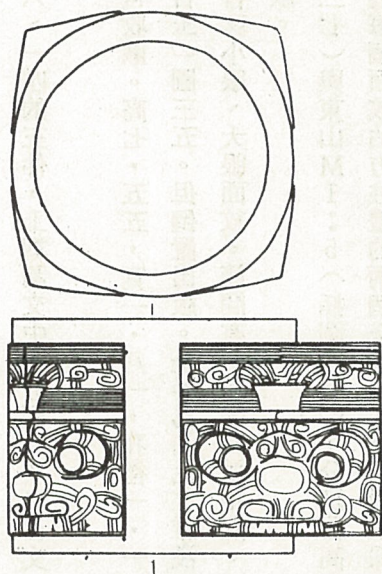
此琮式管的器形、尺寸、花紋結構與紋飾線條的粗獷不整的風格，相似與瑤山M12：8（插圖二四），該器高約二·五公分。【註五】筆者將之歸為良渚文化第十式。細部花紋如橋形鼻樑上方，即約額中央部位，有梯形圖案的作風，相似於瑤山M9：4與M12：1（插圖二五、二六）。梯形兩側略呈內凹弧線，梯形面又有兩條與左右側邊平行的短線，【註五六】這



5
插圖二四



插圖二五



1
插圖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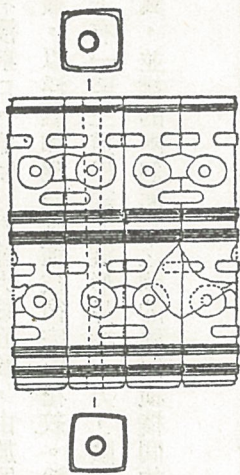
種倒梯形，與插圖一四 b 上半截所謂「神祖臉面」外形相似。插圖二五、二六、一四的三件，上期論文中，分別列於良渚文化第一、二、四式。

第八號，方琺式小琮，圖版八，彩圖一六。品號藏一六一五，原為景仁宮收藏。高七·五五，寬一·八一，孔徑一·一三。一·一八公分。重三九·五四公克。硬度六，比重二·九。曾發表於「古玉」圖三五。但倒置出版。全器為赭色夾雜淺赭色碎斑方柱體，上下有短射口，四壁略呈圓弧面。紋分四節，自上至下交替琢小眼、大眼面紋。節間有明顯的凹槽相隔。每個面紋均只佔兩個半邊壁，故由拓片明顯看出，每一器均整齊地琢四排花紋。

目前已公布的出土資料中，與之花紋相似的，有福泉山 M 6：23（插圖二七）與東山 M 1：5（插圖二八），分別器高為六·五與七·六公分，【註五七】筆者將之列為良渚文化第十一式琮。二者的每個面紋佔方柱體的兩個全邊壁，小眼面紋採套連式，即兩個小眼面紋間，頰部又加以短橫棱，象徵另一個面紋的鼻子。換言之，作為眼睛的小圓圈，為相鄰的兩組共用。這二件出土品與本院藏品的另一個相異之處為，第一、二節間與第三、四節間，僅以細陰線相隔，而第二、三節間，無明顯的陰線或凹槽。



插圖二七



插圖二八

本院藏品與出土品間，雖有略微的差異，但器形與花紋風格甚相似，如窄長柱體，斜橢圓形眼臉與短橫棱光素，長橫棱上琢有平行陰線弦紋。

第九號，方琺式小琮，圖版九，彩圖一六。品號藏四九八，典藏號故玉 01292。原為永和宮收藏。高七·二四，寬一·七九。一·八三，孔徑一·一。一·一八公分，重四五·八公克，硬度六，比重二·八八。曾發表於「古玉」圖一四七。全

器爲深赭色玉，略有淺赭斑。器形與花紋特徵與前者相似。方柱體，器壁略作圓弧面。四節，交替琢小眼、大眼面紋。表面磨蝕較甚，花紋局部清晰。

第十號，方璫式小琮，圖版一〇，彩圖一六。品號呂一八〇二七之2，典藏號故玉 00061。原爲養心殿中收藏。高六·四，寬一·七二·七七，孔徑〇·七七二公分，重四〇·五公克。硬度五·五，比重二·八五。深赭色玉，略有淺赭斑。器形與花紋與前者相似，但略呈上大下小方柱體。四節，交替琢小眼、大眼面紋。表面磨蝕較甚，花紋僅局部清晰。

第十一號，方璫式小琮，圖版一一。品號天七一七4之7，典藏號故玉 01161，原爲乾清宮中收藏。高五·二七，寬一·九二·〇二，孔徑〇·九二一·〇二公分，重四一·一公克，硬度六。全器爲深淺交雜的赭色。方柱體，中段較粗，器壁圓弧形較明顯，中孔中段尙填塞泥塊而不通，故未測比重。紋分三節，自上至下交替琢小眼、大眼面紋，花紋尙清晰。大眼面紋的眼臉，略近菱形，光素。長橫棱局部尙有平行陰線弦紋。

第十二號，方璫式小琮，圖版一二，彩圖一六。品號T七一五二，典藏號中玉 00442，原屬中央博物院。高五，寬一·八七二·一九四，孔徑一·一七一·一五公分，重三六·六二，硬度六·五，比重二·八六。曾發表於「古玉」圖二七八。全器爲深淺交雜的赭色玉，略呈紅色。方柱體，外壁無明顯的圓弧形，紋分四節，自上而下交替琢小眼、大眼面紋。花紋尙清晰。長橫棱上有平行陰線弦紋，眼臉光素。

第十三號，方璫式小琮，圖版一三，彩圖一六。品號金一五三〇10之3，典藏號故玉 01297。原爲永壽宮收藏。高四·八五，寬一·四七二·一五，孔徑〇·八二〇·九公分，重二〇·九公克，硬度六·五，比重二·八七。曾發表於「古玉」圖一四八。全器爲深淺交雜的赭色。方柱體，上下無射口。外壁無明顯的圓弧形，其中一面已被後世磨平而無紋。紋分四節，自上而下交替琢小眼、大眼面紋，多已磨蝕不清。分節處無明顯的細凹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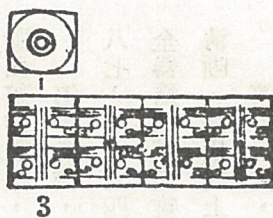
第十四號，方璫式小琮，圖版一四，彩圖一六。金一五三〇10之6，典藏號故玉 01300。原爲永壽宮收藏。高四·一五，寬一·八，中孔〇·五五二〇·七公分，重三〇·八五公克，硬度六·五，比重二·九二。曾發表於「古玉」圖一五〇。黃玉夾雜深淺赭斑。有明顯的裂紋，沁作深赭色。方柱體，上下端射口不明顯。邊壁呈頗明顯的圓弧面。紋分四節，自上而

下交替琢小眼、大眼面紋，分節處無明顯的細凹槽。表面磨蝕甚，花紋模糊不清。

以上第八至第十四件，共七件，風格與插圖二七、二八所示相似，筆者歸之為良渚文化第十一式琮。

第十五號，方琮式小琮，圖版一五，彩圖一六。品名崑二二一五，典藏號故玉 01748，原為南庫所藏。高三·二六，寬二·二二，孔徑〇·七五公分，重三八·七公克，硬度六·五，比重二·九七。白泛灰色玉，有大片赭斑。器身為較寬短的方柱體，有短射口。紋分二節，均琢小眼面紋。單圈示眼，長橫棱上琢有平行陰線弦紋，短橫棱上光素。第二節短橫棱不全，可能原器較長，曾被截斷改磨。此器相似於草鞋山 M198 I:16 (插圖二九)，該器高一·八公分，【註五八】筆者歸之為

良渚文化第十二式琮。



插圖二九

第十六號，方琮式小琮，圖版一六。品號呂一八四七27，典藏號故玉 02813。原為養心殿收藏。高三·三一，寬一·一八，孔徑〇·七二，八公分。重八·五八公克，硬度六，比重二·九一。淺黃泛青色玉，頗光潤，略帶半透明質感，局部沁成枯赭色。方柱體，兩端有短射口，中孔甚歪斜。外壁略呈圓弧面。琢三節小眼面紋，紋飾凹凸較明顯，分節的凹槽亦寬深。雙長橫棱琢飾平行弦紋，單圈示眼，雙眼間鼻樑處，器面凹入，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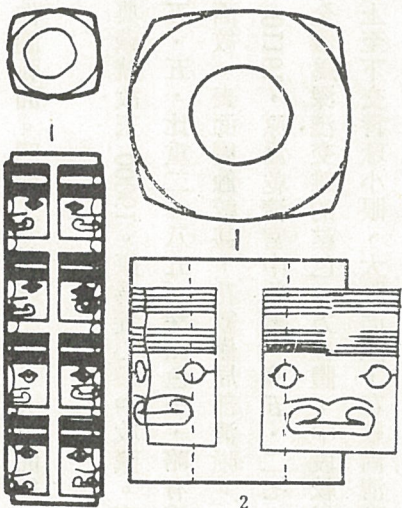
器面較凸，未有短橫棱，只在器面以陰線琢一兩端向上方轉的卷雲紋，以示鼻頭鼻翼。此器花紋較相似於瑤山 M9:12 (插圖三〇) 與反山 M16:

9 (插圖三一) 也頗相似，但細部不同。後二器分別高三·四、六公分。

【註五九】筆者將之歸為良渚文化第十二式琮。

第十七號，方琮式小琮，圖版一七。品號藏一六一5，典藏號故玉 01959

。原為景仁宮收藏。高二·四六，寬一·一，孔徑〇·四七，〇·六二公分。重六·四二公克，硬度六，比重二·九六。與前者相似，為較淺而清亮的黃泛青色玉，局部沁為枯赭色。曾發表於「古玉」圖一四九。方柱體，上下



插圖三〇

插圖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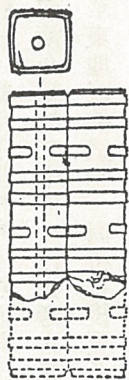
有短射口，琢兩節小眼面紋，紋飾凹凸明顯，分節的凹槽亦寬深。雙長橫棱已連成一寬帶，上飾平行陰線弦紋。單圈示眼，琢一兩端向上圓轉的卷雲紋，以示鼻頭鼻翼，此器花紋亦與插圖三〇瑤山出土者較接近，只是無示眼角的短線。亦應屬良渚文化第十二式琮。

第十八號，方璫式小琮，圖版一八，彩圖一六。品號呂一八四七13，典藏號故玉01701，原為養心殿收藏。高四·九二，上寬一·三六、一·五七，下寬一·三八、一·四三，孔徑〇·六八、〇·九公分。重二一·九二公克，硬度六·五，比重二·八三。青黃色玉夾雜深淺赭斑。方柱體，兩端有短射口。邊壁頗平直，斷面略呈長方形，即兩相對邊壁較另兩壁為寬。又略呈上大小。外壁自上而下，只琢三節半套連式小眼面紋，第四節僅見兩道長橫棱。可能原為長管，後經截斷。

所謂套連式小眼面紋，即左右兩個小眼面紋間，又加一條短橫棱，使任何相鄰的兩個邊壁都能構成一個小眼面紋。如插圖三二、三三所示。插圖三二為反山M20：107，高三·一公分，【註六〇】全琢套連式小眼面紋，插圖三三為張陵山東山M1：6，尺寸不詳，【註六一】不見示眼睛的小圓圈，原報告以為是因蝕變而消失，但筆者觀察本院藏品，如圖版一八、一九兩件，器表堅實光滑，應為原即未琢示眼的圓圈，應屬一種特殊的簡化風格。筆者將之歸為良渚文化第十三式琮。

第十九號，方璫式小琮，圖版一九，彩圖一六。品號呂一六五513，原為養心殿收藏。高五·二九，上寬一·二八，下寬一·三六，上孔徑〇·四二，下孔徑〇·七六公分。重二〇·八四公克。硬度六·五，比重二·九一。曾發表於《古玉圖三六》。但倒置出版。全器為深淺不同的赭色，局部赭紅。器為方柱體，上下有短射口，邊壁頗平直。大致琢四節套連式小眼面紋，眼已簡化未琢。僅見兩條長橫棱，夾一條短橫棱，交替出現，節間亦無凹槽或細陰線相隔。與第十八件風格相似，應屬良渚文化第十三式琮。

第二〇號，方璫式小琮。圖版二〇。品號天七一七4之7，典藏號故玉01160，原為乾清宮收藏。高五·〇七，寬一·



插圖三三



插圖三二

六八·一·七六，孔徑〇·六五〇·八公分。重三四·五七公克。硬度六，比重二·九二。全器爲深赭至黑色玉，甚枯澀。方柱體，兩端有短射口。花紋分上下兩單位，每單位爲三個平行橫棱，其上又琢平行陰線弦紋，上下兩個花紋單位距離頗大。紋飾相似於瑤山M7:44（插圖三四），後者高二·六五公分。【註六二】筆者歸之爲良渚文化第十四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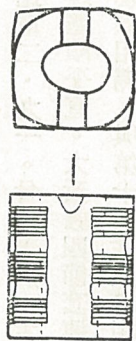
第六節 院藏華東新石器時代晚期琮與方璫式小琮

本節所錄七件，其造形與花紋與良渚文化或薛家崗文化出土物風格相似，但仔細觀察，細部不盡相同。然而其玉質、沁色、雕琢痕跡及使用磨蝕痕（如方璫式小琮的中孔多有長久穿繩佩帶的磨痕），都與前節介紹的二十件，已由考古資料的引證，大致證明屬良渚文化的遺物者非常相近。因此，筆者暫假設其爲新石器時代晚期華東地區的遺物，尚待日後更多的資料研究。

第二十一號，琮。圖版二一，彩圖七。品號呂一五〇一八，典藏號故玉01857。原爲養心殿中陳設，配有琺瑯銅膽與木座。高一八·八，上寬九·二，下寬八·九，孔徑八·一〇八·三公分，重一七四二·七公克。全器僅小局部爲淺青黃色，大部份均爲深淺交雜的赭色雜綠色，硬度六·五，有一面玉質頗乾澀，可能曾經火燒。

清高宗曾爲此器賦詩「漢玉珩」，並命玉工加琢於器表直槽處，但高宗君臣不解花紋結構，誤將較大的一端作器底，用以插花，作爲案頭清供。【註六三】

此琮爲方柱體，上天下小，中孔甚大，外壁花紋分四節，自上而下交替琢小眼、大眼面紋。下端「射」的部位，四週各有一小圓孔。驟視之，此琮器形與花紋結構與良渚文化第四式相似。該式筆者收錄的八件出土品，【註六四】均不似此琮這般高而粗寬。參考插圖一四、一六。且此器的花紋，雕琢線條較深刻，也較硬直，故拓片效果較清晰。在兩條長橫棱間，短橫棱上，以及扇形突面上，所琢爲多層同心梯形或五角形陰線紋及平行短直線，與目前良渚文化遺址出土者，其上雕琢連續延伸的卷雲紋，與平行弧線的風格不同。大眼面紋上示眼臉的淺浮雕突面，也非典型良渚的斜橢圓形，而爲略呈三角狀的圓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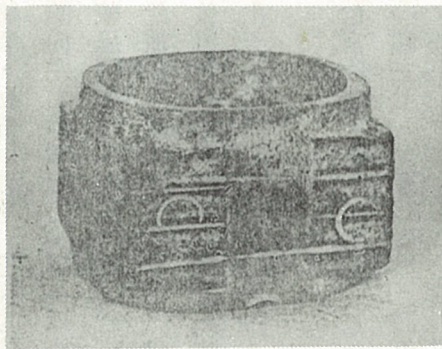


插圖三四

，其所琢的同心圓也略呈三角形，再以三組平行弧線等分之，這種裝飾眼臉的手法，又似良渚風格，參考插圖一四b。仔細觀察此琮，色澤、質感，及可能曾經火燒的枯澀部份，均與典型的良渚玉琮相似，由雕琢的細部觀察可知，花紋與器形為同時完成，而非後世加琢。這或為良渚文化中存在的另一種風格，或為新石器時代時，良渚文化週圍，另一種與良渚文化有關的其它文化的產品，【註六五】尚未被考古學家發現，則有待日後更多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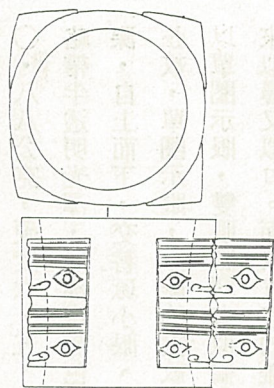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號，琮。圖版二二。彩圖八。品號崑二〇一30，典藏號故玉02308。原為南庫所藏，配有銅膽。高四·九，寬六·二七，六·四，上孔徑五·六，五·七，下孔徑五·三六，五·四公分。重一七二·〇六公克，硬度六·五，比重二·八六。全器多呈深赭色夾雜淺赭色，局部乾枯。下端有風化磨蝕的小凹洞多處。紋分兩節，每節琢上下各一道光素的長橫棱，僅在靠中段的邊緣有一條細陰線，中段為一寬凹面，兩端琢一單圈示眼。此器色質與前者頗相似，但紋飾線條粗率，令人憶及早年廣漢出土者（插圖三五），該器高七·五公分，尚不確定其年代。【註六六】根據廣漢出土物的特徵等，筆者懷疑是否在良渚文化以西，溯長江而上廣袤的疆域裏，也曾存在其它雕琢玉琮的文化，所琢玉琮與良渚風格有關，而又不盡相同。【註六七】

第二十三號，方琮式小琮。圖版二三。品號藏一六一5，典藏號故玉01958。原為景仁宮收藏。高三·四三，寬一·一一，一·一七，孔徑〇·五七，〇·七四公分。重一〇·八八公克，硬度六·五，比重二·九三。曾發表於「古玉」圖一四六。玉色黃綠，略帶半透明光澤，局部淺赭色沁痕，方柱體，兩端射口甚淺。紋分三節，節間凹槽頗寬深，自上而下，交替琢小眼、大眼面紋。小眼面紋的額部為一道寬長橫棱，其上琢平行弦紋，單圈示眼，浮雕的雲紋示鼻。大眼面紋的眼臉為淺浮雕的水滴形，其上光素，僅以單圈示眼，雙眼臉間有似橋形的突面，或為鼻樑，下方短橫棱光素，但兩端略細，看來似鼻又似口。面紋五官的雕琢凹凸頗明顯，故拓片花紋清晰，此器的小眼面紋，雙長橫棱連成一寬帶的手法，相似於少卿山M1:2（插圖三六），單圈眼與雲紋鼻的簡率作風，頗相似於少卿山M1:1（插圖三七），此二器的尺寸分別為高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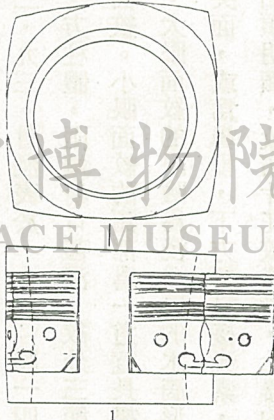


插圖三五

· 五，外徑七·七，高四·七五·六，外徑七·三公分。【註六八】均為短矮方柱形，筆者將之歸為良渚文化第七式琮。



插圖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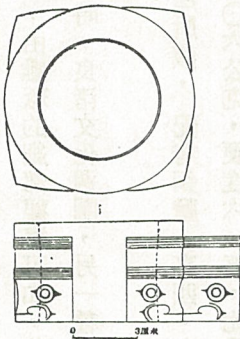
插圖三七

圖版二三的方琮式小琮的斷面甚方，邊壁較直，花紋雕琢較深，故拓片清晰。花紋的特色為：大眼面紋眼臉向左右兩側上方尖出，以及示嘴的短橫棱兩端較呈圓尖形，使得短橫棱看來有些像咧開的嘴。此種餘富趣味性的面紋，與已確知的良渚文化面紋所特有的凝重、嚴肅的風味不同

。但此器中孔不正，兩端大，中段細的穿孔法，器表受沁磨蝕的歲月痕，又與院藏良渚文化玉器相同。故暫列於此節。俟日後考古資料更豐富時，再作研究。

第二十四號，方琮式小琮。圖版二四。品號藏一六二五，典藏號故玉 01931。原為景仁宮收藏。高五·六四，寬一·九，孔徑〇·七〇·九公分重四六·七五公克。硬度六，比重二·九一。曾發表於「古玉」圖三七。全器暗青綠泛赭色玉，局部沁為淺赭色。方柱體，兩端射口淺。中孔一端較大，一端較小。紋分三節，節間凹槽頗寬深。均琢小眼面紋，有雙長橫棱，其上琢平行陰線弦紋。第二條長棱下，又有一凹槽，使全器看來似分六節。單圈示眼，其上方又有淺刻的短橫線二條鼻頭簡化，僅以陰線琢短橫線及圓弧線，形成如拓片所示的花式鼻頭。使面紋看來，頗富趣味性。出土實例中，以吳江縣的一件（插圖三八），略能與之相較，但後者的紋飾交待仔細而端正。該器高四·七〇·八，寬七·八〇·七·九公分，【註六九】矮方柱形，筆者歸之為良渚文化第七式。其鼻頭處，未有短橫棱突起，僅以陰線琢短直線、圓弧線與三角尖線表示，但圓弧線在短直線的兩端，故仍自然地表現兩側鼓起的鼻翼，與圖版二四的花式鼻頭並不相同。

第二十五號，方琮式小琮，圖版二五。品號崑二二一五，典藏號故玉 01751，原為南庫收藏，高五·寬一，六六·孔徑〇·六五〇·七公分，重三六·八二公克，硬度六·五。比重二·九七，淺黃色玉，局



插圖三八

部爲乾澀的赭斑，曾發表於「古玉」圖二七七。方柱體，兩端淺射口，中孔歪斜不正，每節花紋又分三個橫棱，上下二橫棱上，琢平行陰線。中橫棱上琢二單圈。此類花紋尚未在考古出土物上發現，但全器的古拙風味與歲月遺痕，仍相似於其它新石器時代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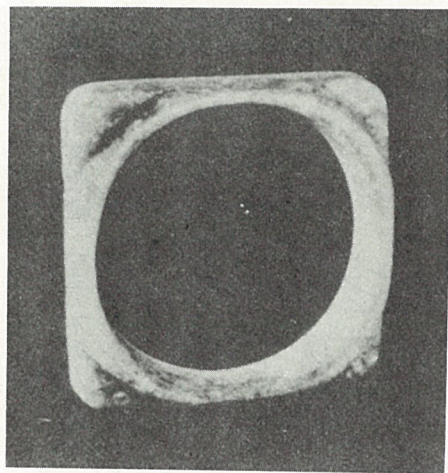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號，方璫式小琮，圖版二六，彩圖九。品號呂一八四七27，典藏號故玉 02811，原爲養心殿收藏。高二·三三，寬一·二二~一·二五，孔徑〇·四九~〇·五三公分，重八·一二公克，硬度六·五，比重二·九二。赭色玉。方柱形，兩端短射口，中孔歪射不正，一射口面上有缺凹，器表分三節，每節中央又有一橫凹線。此器頗相似於薛家崗文化出土品（插圖三九），該器高二·一，徑一·六公分，【註七〇】只比院藏者短一點，器表也有中央直槽，但只分二節，節間爲一橫凹線，故二節合併，有似院藏者的一節。

第二十七號，方璫式小琮，圖版二七，彩圖一〇。品號呂一八二〇10，典藏號故玉 00021，原爲養心殿收藏。高五·二八，寬一·四，孔徑〇·四四公分，重二五·五公克，硬度六·五，比重二·九九。青綠泛黑色玉，光潤略帶半透明。方柱體，兩端有淺射口，器表形成寬細不太相等的八節。節面圓鼓，光素無紋。每節爲不規整的長方形，故凹槽的直邊也非平齊。似爲薛家崗風格的繼續發展，但仍待更多的考古資料證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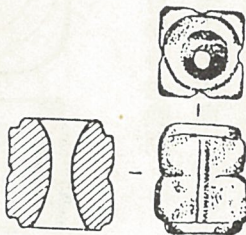
第七節 院藏龍山文化琮

第二十八號，琮，圖版二八，彩圖一一。品號歲五〇一16，典藏號故玉 03711。原爲永和宮收藏，配有木簾及木座。高二·五三，寬五·八五~五·九，孔徑四·九六~五·四公分。重八六·六五公克。硬度六·五，比重二·九。大部份爲深赭泛黃色玉，局部淺黃泛綠色。器爲矮方柱形，上下射口頗高起。四邊壁平直，但高度不齊。造形頗似陶寺M271:4（插圖四〇），後者

故宮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之二——琮與琮類玉器



插圖四〇



插圖三九

高一·三，寬六，孔徑六公分。【註七一】換言之，院藏者較高，中孔較小。

第二十九號琮。圖版二九，彩圖一一。品號歲五〇一八，典藏號故玉 03687，原為永和宮收藏。配有木膽及木座。高一·六二~二·八六，寬五·四~五·五，孔徑三·二六公分。重一三七·一八公克。硬度六·五，比重二·八七。白泛灰青色玉，夾雜枯澀的灰赭色它種礦物。器為矮方柱體，上下射口短淺而圓渾。邊壁平直但高度不齊。造形相似於陶寺 M1282·1（插圖四一），後者高二·九，寬五，孔徑三·九公分。【註七二】二者尺寸相若，但院藏者稍矮寬，且高度不齊，顯得器身略歪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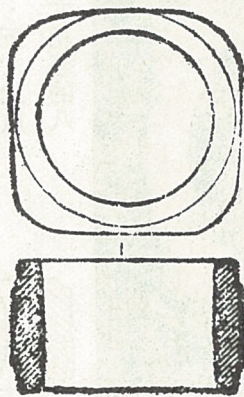
第三十號，琮。圖版三〇，彩圖一三。品號金一一六五14，典藏號故玉 02030，原為永壽宮收藏。高二·五~二·七，寬五·五~五·九，孔徑四·二~四·四公分，重一三七公克。硬度六·五。現正展出中，青黃色玉局部赭斑。器為矮方柱體，與前器相似，但略呈上大小。造形與尺寸與插圖四一陶寺出土者相似。

第八節 院藏華西新石器時代晚期圓筒式鐲與琮

此節所收錄的二件，與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的出土物，頗為相似，却各有差異。故暫定為華西新石器時代晚期。

第三十一號，圓筒式鐲。圖版三一，彩圖一四。品號金一一八六10，典藏號故玉 03922，原為永壽宮收藏。清冊上原名為「著草倣圈」。高三·一四~三·三八，外徑六·二四~六·三三，孔徑五·〇三~五·一八公分，重八六·六八公克，硬度六·五，比重二·九五。灰黃色玉，夾雜絲狀點狀赭斑，玉質光潤。器為圓筒形鐲，尺寸只適合少年或手腕細小的成人戴。圓周不正，厚薄不勻，外壁有三道豎槽，將器壁分割為三段，每段中央又有一寬橫槽，上下兩條寬橫槽較高凸起，表面又各琢三道平行寬陰線，線不平直，寬窄不齊，也非等長，並有斷續，每條陰線兩端較淺而尖，中央較寬而深。此器外壁只分為三個單位，未能形成琮的基本特形「四方」，故仍以鐲名之。

第三十二號，琮，圖版三二，彩圖一五。品號為四九九55，典藏號故玉 01968，原為咸福宮收藏。高五·五三~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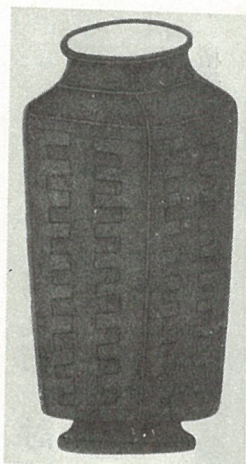
插圖四一

六，寬六·九八~七·一七，孔徑六公分。重二三五·三公克。現正展出中。青黃綠色玉，光潤半透明，上下口沿及器壁處，多赭色斑，器表有傷痕一道，沿著傷痕沁成赭紅色，器為矮方柱體，略呈上大下小，射口為厚薄不均的圓圈，四個邊壁中央各有寬直槽，四個長方形裝飾片的轉角頗圓渾，其上琢十二條長短不齊，寬窄不一的橫線，每條橫線均為中段寬深，兩端尖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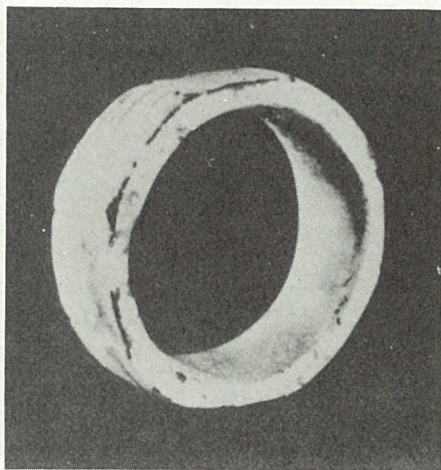
以上兩件所共有的特徵為，外壁的長方形裝飾帶上，琢平行橫陰線，線條均為長短不齊，中段寬深，兩端尖細。這種裝飾手法可在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的遺物上找到。插圖四二即陶寺出土琮（M267·2），高二·六，外徑六，孔徑五·二公分，外週有四道豎槽，分割成對稱但距離不等的八角形，外圓弧面又各飾三道橫槽。【註七三】可惜未公布較清晰的照片與拓片等，未詳其橫槽的形態。根據文字形容及模糊的照片顯示，該器應外壁淺雕四個長方形裝飾片，每個長方形飾片中央，又有垂直的淺中脊，使器身略呈八角形。本節所介紹的圖版三二玉琮，或即是這種造形的進一步發展，成就了較規整方正的琮。

這三件玉器上所琢的長短不齊，中段寬深，兩端尖細的陰線，有似某種草本植物細長柔軟的莖或葉，在本院清冊上，圖版三二者原名為「著草倣圈」，或是古老名稱的遺留。「著」為一種多年生草本，葉細長，花似菊，周人多取著草的莖來占筮，周人源於晉、陝地區，華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玉

器上出現橫條紋，是否取自占筮用的著草，值得研究。在宋、明工藝品中，又有所謂「著草瓶」（插圖四三），據稱「縱者象莖，橫者象其葉也。」【註七四】或為這種紋飾母題在後世的殘存。



插圖四三



插圖四二

第九節 討 論

第四至八節，分別介紹院藏三十二件玉器。依考古發掘資料，可知這些在清代至民國初年，被視為周、漢的玉器，實際上可能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物。且由其形制和紋飾，可大致分別其地域性或文化別。這三十二件玉器，均經測試硬度。體積較小者，又可測試比重。所得數據見表一：

文化別	件 號	硬 度	比 重
良渚文化	第一號	6—3.5	
	第二號	6.5	
	第三號	6.5	
	第四號	6.5—5.5	
	第五號	6.5	
	第六號	6.5	
	第七號	7.5	2.26
	第八號	6	2.9
	第九號	6	2.88
	第十號	5.5	2.85
	第十一號	6	
	第十二號	6.5	2.86
	第十三號	6.5	2.87
	第十四號	6.5	2.92
	第十五號	6.5	2.97
	第十六號	6	2.91
	第十七號	6	2.96
	第十八號	6.5	2.83
	第十九號	6.5	2.91
	第二十號	6	2.92
華東新石器時代晚期	第二十一號	6.5	
	第二十二號	6.5	2.86
	第二十三號	6.5	2.93
	第二十四號	6	2.91
	第二十五號	6.5	2.97
	第二十六號	6.5	2.92
	第二十七號	6.5	2.99
龍山文化	第二十八號	6.5	2.9
	第二十九號	6.5	2.87
	第三十號	6.5	
華西新石器時代晚期	第三十一號	6.5	2.95
	第三十二號	6.5	

根據表一資料及筆者目驗，三十二件應均屬角閃玉（nephrite），然而其礦源可能不止一處。依其質感、色澤、與物理數據，大致分為下列六類討論：

第一類，為深淺雜然斑駁的赭色玉器，毫無透明感。比重多較輕，約二·八三至二·九二，硬度却不低，多為六度至六度半，偶有五度半者。如第二、四、五、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號，以上共十六件，屬良渚文化或其它華東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遺物。它們可能為太湖附近丘陵地區曾蘊藏的玉料所製。

有關蘇南新石器時代玉器質地的研究，已有幾篇專論報導。【註七五】不但肯定了此區新石器時代的玉器，多為角閃石—陽起石系列的角閃玉，且肯定此區角閃玉的樣品，大都是纖維較粗，在五百倍以下即可顯示顯微結構的非上乘質量的玉，它們大都是接近平行的顯微結構，與我國已知各產地角閃玉的典型顯微結構均不相似，所以它們很可能是就近取材，來自附近已被遺忘的古礦床。【註七六】從事實際分析的專家，更說明了：「軟玉（即本文中的角閃玉）的質量取決於它的顯微結構，即由晶體束組成纖維的粗細程度，由此決定了礦物的堆集密度、半透明度、光澤和韌性等。韌性又決定了加工的難易程度，而堆集密度也決定了出土玉器的受沁程度。暗色的雜質礦物，一般主要是鐵質，如顆粒較細且分布均勻，可不影響其質量，（省）反之，如顆粒較粗且分布不均，則形成斑點，團塊和不規則的條紋，從而降低了軟玉的質量。」【註七七】

第一類的十六件，正為這種古老礦床中纖維較粗，質量較輕的玉料製品。它的顏色濃暗，並非如傳統觀念所認為由於入土「受沁」（即蝕變）所致，所以內外一致。這些玉器上所雕琢的花紋繁密，在墓葬中或因接觸異物質，表面玉質蝕變，但這些玉器均在早年出土，經輾轉買賣，盤玩摸挲，外表所黏附的蝕變雜質，已被洗刷磨磋殆盡。骨董商又在器表塗以臘質，以增加溫潤感，也易使硬度略增。此即俗稱為「熟坑」玉器。它們的花紋常較淺而模糊，肉眼可見的細密卷雲紋，常無法以拓片顯示。但考古報告中，常指稱玉琮的小圓眼因蝕變而消失，據筆者的觀察，小眼因蝕變而消失的情況固有可能，然而亦有原即未琢小眼者，為一種簡化的風格，如本文第十八號、十九號兩件。

第二類為深黃綠至暗碧綠色玉器，如第三號及第六號。有的報導稱張陵山東山遺址的玉器經鑑定，證明屬透閃石、陽起石、鐵陽起石系列的軟玉，沒有蝕變的玉器多青綠色。比重在二·七四至三·二間，硬度大於五。【註七八】第三號的內壁，保持深黃綠，外壁則多呈赭色，密布赭紅細絲，應屬受沁所致。至於第六號，通體堅潤，保持原有的暗碧綠色，局部呈深淺赭色，並有雲母式鱗片狀光澤，應為玉料的結晶有瑕疵所致。此二器應亦為太湖丘陵區玉料所製。

第三類，只有第一號一件，深赭色不透明的質感與色澤，與第一類為接近，應屬太湖丘陵區玉礦無疑。但器表大部份沁作不同程度的灰白色，又未經洗刷、磨磋、盤玩、塗臘等程序，仍保持出土時大部份情況，即俗稱「生坑」。表面硬度較低，赭紅色部份約五·五至六度，白色部份四度至三度半。

第四類，只有第七號一件。全器均呈不透明乳白色，表面硬滑，硬度高達七度半，但比重減輕為二·二六。這種硬而輕的白色不透明出土品，可能為良渚文化特有的燒墓習俗所致。【註七九】

已公布的良渚文化玉器質地分析鑑定資料中，有數件為白色玉器。由報告人所作的描述，有一件玉錐形飾「表面呈灰白瓷色，具玻璃光澤，磨光良好，質地堅硬緻密，硬度大於5」，有一件玉珠「灰白色，具不透明玻璃光澤，有微量黑色斑點，風化顯著，硬度低於5」。經分析前者為陽起石（Actinolite），後者為透閃石（Tremolite）【註八〇】，二者均屬角閃玉。另有一件白玉管「斷口呈白堊狀，硬度低，鋼針能刻，低於摩氏硬度3，具滑感，質較疏鬆。」經鑑定為纖維蛇紋石（Chrysotile）。分析人更以江蘇鎮江所產綠色蛇紋石加熱至攝氏一千度，樣品退色。證明該玉管應為曾經火燒。【註八一】早年西方學者曾發表角閃玉經高溫會變成牙白色不透明的實驗結果。【註八二】晚近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玉器中，不乏此類經過高溫的不透明牙白色或灰白色玉器，與角閃玉中一種天然白色略呈半透明光澤的所謂「羊脂白玉」，或與入土受沁變成的灰白不透明，硬度降低如彩圖一者，並不相同。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火燒玉，似乎又依其原屬玉質不同而有別，若原為陽起石——透閃石系列的角閃玉，火燒後較硬，表面出現如「瓷」的玻璃光澤。【註八三】若原為蛇紋石系列，即所謂「岫玉」者，火燒後可能質鬆軟而易被誤識為高嶺土類。如前述實驗的第三件白玉管，原報告人即稱「結構甚細軟，呈土狀，初疑其為高嶺土類。」【註八四】因此筆者竊疑廣東石峽出土一件所謂「高嶺玉琮」，或可能為曾經火燒的纖維蛇紋石，有待更精確的鑒定。【註八五】

本文第七號琮式管，雖未經X光粉晶鑒定，或差熱分析鑒定，但綜合前述諸報告，筆者疑其原為角閃玉。這種火燒玉，有的考古報告形容作「乳白色」或「嫩白色」，有的上面還出現紫紅色的瑕斑，目前流散市面甚多，引起不少仿冒。但綜覽本院舊藏，及早年流散於國內外各公私收藏品中，殊乏此類經火燒的白玉器。究係晚近發掘地點，與清季至民初出土良渚玉器的地區有別；或系出土白玉，經盤玩而逐漸轉為赭紅，則有待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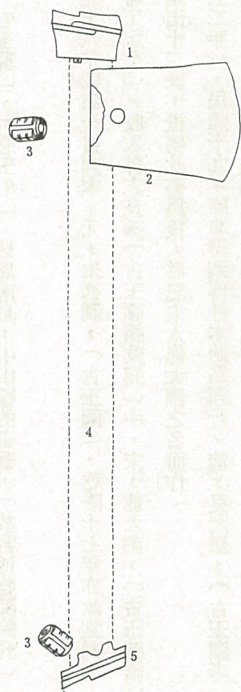
第五類，為呈色不同的淺色玉器，白泛灰色或灰青色（第十五、二十九號）、淺青黃色、灰黃色、黃綠色（第十六、十七、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三十、三十一、三十二號），以上共十件。雖然有的玉器上，夾雜塊狀灰赭色或深赭色它種

礦物，甚至導致比重減輕（第二十九號），但全器主要為淺色清亮，略呈半透明光澤的玉質。這種符合國人觀念中「石之美有五德者」的溫潤玉質，較相似於新疆和闐地區所產。和闐美玉輸入中國本土的上限，至今無法定論，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物的鑑定，較肯定商晚期時（西元前十三至十一世紀），和闐美玉可能已經採集運輸到黃河中游。【註八六】晚近中國本土上，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玉器漸多，除良渚文化與崧澤文化遺物作了抽樣性的分析鑑定外，大部份的出土玉器，尚未見有有關質地的檢驗。

傳世器中華西風格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玉器，如本文的第二十八至三十二號，其質色相似於和闐玉，或意味著該玉礦的採集運輸至中土時間，尚可能更提早至新石器時代，欲肯定此一假說，則有待地質學家對出土玉器的分析鑑定了。至於華東風格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玉器中，也有相似於和闐玉者，究竟為太湖丘陵陵區玉礦所產？或華東地區另有古玉礦，尚未被發現，或這些玉器的取材，遠自新疆和闐等地，也有待更多的研究了。

第六類，為兩件深色小玉器。第二十號為深赭至黑色不透明玉，第二十七號為青綠泛黑半透明玉，其質色均甚特別。但仍較接近和闐玉的特色。

琢有良渚風格面紋的方璫式小琮，原為各公私收藏中數量甚多的一類。過去多被視為漢代遺物。晚近的考古發掘，證明它們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作品。更由出土現象可知，它們常與其它玉管集中出土，有的正處於串掛飾的中間，【註八七】可知它們應用作管飾。彩圖一六即院藏品，以絲線串聯，示其可作掛飾。有的方璫式小琮，成對出土於玉鉞頂端，或鉞的柄飾之旁，證明它們可能是玉鉞的掛飾，見插圖四四，【註八八】這種裝飾品上琢飾具有特殊意義的「神徽」，正是氏族裏掌政教大權的巫，常披戴的行頭，象徵他們有通天地人神的法力。



第四四號插圖 浙江餘杭瑤山第七號墓出土玉鉞及小琮

附 註：

【註一】：河北平山戰國中期中山王國墓葬，出土玉器上有文字「它玉環」、「它玉琥」、「它玉珩」。見周南泉，中山國的玉器，「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九）一月。

【註二】：宋，呂大臨，「考古圖」。有元大德三年，明萬曆二十八年，清乾隆十八年四庫全書刊本。元，朱德潤，「古玉圖」，乾隆十七年亦政堂刻本。

【註三】：宋，聶崇義，「三禮圖」。清乾隆四庫全書刊本。宋，林希逸，「考古記解」。收入那志良編「古玉圖籍彙刊」中。宋，龍大淵，「古玉圖譜」。乾隆三十七年閩撫余文儀刻本，乾隆四十四年康山草堂藏板。四庫提要舉出十二疑，證明此書為後人偽記宋人龍大淵之名而作。

【註四】：清，瞿中溶，「奕載堂古玉圖錄」。書成於道光十二年（西元一八三二年）。民國十九年陳準得到傳抄本始為刊行。清，吳大澂，「古玉圖考」，光緒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年）上海同文書局印。清，端方，「陶齋古玉圖」，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來青閣影印出版。

【註五】：清高宗一生賦詩為文數量浩繁，在位時即命儒臣多人編纂目錄，民國六十五年，本院以武英殿刻本影印出版，共成十大冊「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其中有十七首詩與琮有關。①漢玉餅，御製詩二集，卷四，頁二十。此器在本院，「故宮古玉圖錄」二二一。本文圖版二一。②詠漢玉缸頭筆筒，御製詩三集，卷九十七，頁一〇。此器在本院，「故宮寶笈」圖九。③詠漢玉欄頭，御製詩四集，卷五十，頁十七。器在本院，「古玉」圖四十八。④題漢玉欄頭，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一，頁十九。⑤詠漢玉欄頭餅，御製詩四集，卷五十六，頁二。⑥題漢玉欄頭餅，御製詩四集，卷六十三，頁九。⑦詠漢玉欄頭餅，御製詩四集，卷七十四，頁十五。⑧詠漢玉欄頭餅，御製詩四集，卷七十六，頁二。⑨詠漢玉欄頭餅，御製詩五集，卷三，頁三十三。⑩詠漢玉欄頭，御製詩五集，卷十七，頁七。⑪詠漢玉欄頭餅，御製詩五集，卷二十三，頁二十九。⑫詠漢玉餅，御製詩五集，卷二十四，頁四。⑬詠漢玉五螭輻頭，御製詩五集，卷二十九，頁二十。⑭詠漢玉欄頭餅，御製詩五集，卷三十，頁二十六。此器在本院，「古玉」二三三，本文圖版二。⑮詠漢玉餅，御製詩五集，卷六十五，頁二十六。⑯詠古玉欄頭餅，御製詩五集，卷七十八，頁二十四。此器在本院，「古玉」圖二一八。⑰再題舊攜玉頭餅，御製詩五集，卷七十九，頁二。第①②③④⑤⑥號御製詩所加琮的琮，發表於拙著，狂飆中的玉琮，「故宮文物月刊」第六卷第十期，總號70，民國七十八年（一九八九）一月。

【註六】：同註五，第③④⑤⑥。

【註七】：同註五，第⑨⑫⑬。

【註八】：同註五，第⑬。

【註九】：同註五，第⑫。

【註一〇】：同註五，第⑩。

【註一一】：同註五，第⑩。

【註一二】：有關羅氏「古玉圖譜」的流傳與付印，參考那志良，「玉器通釋」下，民國五十九年。

【註一三】：加拿大多倫多市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以及倫敦的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中，部份收藏登記為吳大澂或端方藏品。

【註一四】：本院，「故宮古玉圖錄」，民國七十一年。梅原未治，「支那古玉圖錄」，昭和二十年。John Ayers and Jessica Rawson, *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75. Max Loehr, assisted by Louisa G. Fitzgerald Huber, *Ancient Chinese Jades*, Fogg Art Museum, 1975.

【註一五】：沈之瑜，釋詁，「上海博物館集刊」，一九八二。頁三二六。

【註一六】：Berthold Laufer,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New York 1912.

【註一七】：Dr. G. Gieseler, La Tablette Tsong Du Tcheou-Li, *Archeologique*, Paris, 1915.

【註一八】：Erkes, E. Idols in Pre-Buddhist China, *Artibus Asiae*, Vol. II, 1928. p. 6. 根據凌純聲譯文。註註一一。

【註一九】：Karlgrén, C. Some Fecundity Symbols in Ancient Chin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2. Stockholm. 1930. 根據凌純聲譯文。註註一一。

【註二〇】：Erkes, E. Some Remarks on Karlgrén's Fecundity Symbols in Ancient Chin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3, Stockholm. 1931. 根據凌純聲譯文。註註一一。

【註二一】：凌純聲，中國古代神主與陰陽性器崇拜，「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八冊，民國四十八年。頁二七。

【註二二】：那志良，圭與琮，「古玉論文集」，民國七十一年，頁四七。

【註二三】：陳大年，陳大年所藏玉器石器琉璃器說明書，民國二十六年。收入那志良，「古玉圖籍彙刊」。

【註二四】：那志良，「玉器通釋」，民國五十二年。頁二四。

【註二五】：H. Michel, *Astronomical Jades, Oriental Art*, II, No. 4 (1950, Spring), pp. 155-9,

Encore un jade astronomique inconnu: *Le Tou-kuei*. Off-print from *Ciel et Terre* (Brussels), LXXVIII, Nos. 3-4 (1962, March-April).

Les Jades Astronomiques Chinois: une hypothèse sur leur usage. Bulletin des Musées Royaux d'Art et d'Histoire, Brussels,

故宮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之二——琮與琮類玉器

Nos. 1-3(1947, January-June), 31-8.

Methodes Astonomique des Hautes Epoues Chinoises.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Palais de la Decouverte, Paris, 23rd May, 1959.

Le Plus ancien instrument d'astronomie: *Le Pi*. Off-print from *Ciel et Terre (Brussels)*, LXXV, Nos. 5-6(1959, May-June).

【註二六】：郭寶鈞，古玉新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下，民國三十七年。

【註二七】：梅原末治，殷墓出土的琮について，考古學雜誌，第四二卷第三期。頁一一八。

【註二八】：林已奈夫，中國古代的祭玉、瑞玉，「東方學報」第四十冊，昭和四十四年。頁二九〇—二九一。

【註二九】：Lars Berglund, *The Ancient T'sung Jade Tube, Arts of Asia*, Sep-Oct 1984.

【註三〇】：安志敏，關於良渚文化的若干問題——為紀念良渚文化發現五十週年而作「考古」一九八八：3。

王巍，良渚文化玉琮雜議，「考古」一九八六：11。頁一〇一五。

黃宣佩，略論我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海博物館集刊」四，一九八七，頁一五四。

【註三一】：張光直，談「琮」及其在中國古史上的意義，「文物與考古論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國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考古學專題六講」，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六。

【註三二】：林已奈夫，中國古代的玉器、琮について，「東方學報」第六十冊，一九八八年二月。

【註三三】：鄧淑蘋，山川精英——玉器的藝術，「中國文化新論，藝術篇」，聯經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頁二六七。「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新石器時代至商前期，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編輯委員會，頁一六四。考古出土新石器時代玉石琮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六卷第一期。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秋。

【註三四】：同註三三，鄧淑蘋，一九八八。

【註三五】：同註三三，鄧淑蘋，一九八八。

【註三六】：同註三三，頁九一一。

【註三七】：鄧淑蘋，由「絕地天通」到「溝通天地」，「故宮文物月刊」第六卷第七期，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十月。圖五八、五九。

【註三八】：D.S. Dye, 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 China.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IV 1930-31, 101—102.

David 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VI

1933-34, p. 127-129.

馮漢驥、童恩正，記廣漢出土的玉石器，「文物」一九七九：2，圖一。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七：10，圖一三：10，圖三三。

【註三九】：同註三七，頁二八，圖四八—五一。

【註四〇】：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古玉圖錄」，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

【註四一】：常州市博物館，陳麗華，江蘇武進寺墩遺址的新石器時代遺物，「文物」一九八四：2。圖版貳：7，頁二〇，圖一七。

【註四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餘杭瑤山良渚文化祭壇遺址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八：1。圖版伍：6，頁四〇，圖一五：3。

【註四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八：1。彩色插頁壹，圖版壹：1，頁一二，圖一九、二〇。

【註四四】：同註一四，Max Loehr, 1975, p. 607

【註四五】：同註五，第⑭。拓片及附件參看拙著，狂瀾中的玉琮，圖二。詳細資料見註五。

【註四六】：同註四三，圖版貳：1，頁一三，圖二三：1，頁一四，圖二四。

【註四七】：同註四三，頁一三，圖二三：3。

【註四八】：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寶笈」，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

【註四九】：南京博物院，一九八二年江蘇常州武進寺墩遺址的發掘，「考古」一九八四：2。頁一一九，圖九：2。

【註五〇】：南京博物院，江蘇武進寺墩遺址的試掘，「考古」一九八一：3。圖版貳：5，頁一九八，圖一一：5。

【註五一】：同註四九。圖版肆：6、7，頁二〇，圖二〇，頁一九，圖九：9。

【註五二】：石志廉，最大最古の玉紋碧玉琮，「中國文物報」一九八七：十。一。公布中國歷史博物館一件琮，高四九·二公分。大英博物館藏有一件高四九·五公分玉琮，見 R. S. Tynas, *Archaeic Jades in the British Museum*, British Museum, 1951. 東京國立博物館，朝日新聞社，「大英博物館所藏日本、中國美術名品展」，一九八七。

藏日本、中國美術名品展」，一九八七。

【註五三】：林巳奈夫，良渚文化の玉器若干をめぐって，東京國立博物館美術誌，第三六〇號，一九八一。圖3 a、b、c。

【註五四】：同註一七，圖二。

【註五五】：同註四二。頁三九，圖一四：5。

【註五六】：同註四二。頁三七，圖九，頁四〇，圖一五：1。圖版伍：1，頁三六，圖五：1。

故宮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之二——琮與琮類玉器

- 【註五七】：上海市文管會，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文物」一九八四：2。頁三，圖九，頁四，圖一三。南京博物館，甬直保聖寺文物保管所，江蘇吳縣張陵山東山遺址，「文物」一九八六：10。圖版肆：1，頁三，圖九：2，頁三二，圖一二：1。
- 【註五八】：南京博物院，汪遼國，良渚文化「玉斂葬」述略，「文物」一九八四：2，頁二七，圖八：3。
- 【註五九】：同註四二，頁四一，圖一七，頁四七，圖三六：2。同註四三，頁二七，圖五七：17。
- 【註六〇】：同註四三，頁二五，圖五四，頁二七，圖五七：16。
- 【註六一】：同註五七，南京博物館，一九八六，頁三一，圖九：3。
- 【註六二】：同註四二，頁四七，圖三六：3。
- 【註六三】：拓片、附件及用作花插的情況參看拙著，狂飆中的玉琮，圖一。詳細資料見註五。
- 【註六四】：同註三三，鄧淑蘋，一九八八。
- 【註六五】：林已奈夫先生蒞院參觀時惠示意見。
- 【註六六】：同註三八，D. S. Dye, 1930-31, David C. Graham, 1983-34。
- 【註六七】：同註三三，鄧淑蘋，一九八八，頁四八。
- 【註六八】：蘇州博物館，昆山縣文管會，江蘇省昆山縣少卿山遺址，「文物」一九八八：1。頁五四，圖九，頁五六，圖一四。
- 【註六九】：吳江縣文化館，吳國良，江蘇吳江縣首次出土玉琮，「考古」一九八七：2。
- 【註七〇】：安徽省文物工作隊，潛山薛家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一九八二：3，頁三一五，圖三〇：13。
- 【註七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臨汾地區文化局，山西襄汾縣陶寺遺址發掘報告，「考古」一九八〇：1。圖版陸：7。
- 【註七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臨汾地區文化局，一九七八——一九八〇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發掘簡報，「考古」一九八三：1。頁三八，圖一〇：1。
- 【註七三】：同註七一，圖版陸：8。
- 【註七四】：郭葆昌校注，美洲福爾森參訂，「校注項氏歷代名盜圖錄」，民國二十年，北平鐸齋書社。圖二十四。
- 【註七五】：鄭健，江蘇吳縣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古玉研究，「考古學集刊」3，一九八三。吳縣張陵山東山遺址出土玉器鑑定報告，「文物」一九八六：10。圖廣，蘇南新石器時代玉器的考古地質學研究，「文物」一九八六：10。
- 【註七六】：同註七五，聞廣，一九八六，頁四六。

【註七七】：同註七五，開廣，一九八六，頁四四。

【註七八】：同註五七，南京博物館，一九八六，頁二八。

【註七九】：考古資料顯示，蘇南浙江的良渚文化和廣東的石峽文化都有下葬時燒墓壙的習俗。最完整的例子為江蘇武進寺墩第三號墓。資料同註四九。石峽文化亦有用火燒烤墓穴的習俗。見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廣東出土先秦文物」，一九八四，頁一六六。經過蝕變的玉器，比重可減輕到二至二·五間，詳註五七，南京博物館，一九八六，頁二八。

【註八〇】：同註七五，鄭健，一九八六，頁四一。

【註八一】：同註七五，鄭健，一九八三，頁二〇。

【註八二】：Howard Hanford, *Chinese Carved Jade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1968, pp. 38—39. 實驗由美國華盛頓弗利爾博物館 (Freer Gallery of Art) 的 Mr. Rutherford J. Gettens 操作。他用 Jadeite 和 Nephrite 的標本，置於攝氏七五〇度時，無變化，置於一〇二五度時，前者熔為無色玻璃，冷卻後，保留玻璃狀外表，略為變形。但後者變為牙黃色不透明物質，有似石灰化的骨頭，有如古董店習稱的「鷄骨白」。

【註八三】：鄭健的報告中，並未指稱該玉錐形飾及玉珠曾經火燒。筆者僅根據目前考古出土品現象推測。類似的白色玉器，參見拙著，由「絕地天通」到「溝通天」，詳註三七。圖十四。

【註八四】：同註八一。

【註八五】：同註七九，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一九八四，頁一六六。

【註八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頁二四。

【註八七】：同註四三，頁二九。

【註八八】：同註四二，頁三九—四〇。

- 【卷八八】：西曆二、三、五、一〇。
【卷八八】：西曆三、五、一〇。
【卷八六】：中國考古學與考古學史論，（中國考古學史論）
【卷八五】：西曆二、五、一〇，西曆三、五、一〇。
【卷八四】：西曆二、五、一〇。
【卷八三】：西曆二、五、一〇。
【卷八二】：西曆二、五、一〇。
【卷八一】：西曆二、五、一〇。
【卷八〇】：西曆二、五、一〇。
【卷七九】：西曆二、五、一〇。
【卷七八】：西曆二、五、一〇。
【卷七六】：西曆二、五、一〇。
【卷七五】：西曆二、五、一〇。
【卷七四】：西曆二、五、一〇。
【卷七三】：西曆二、五、一〇。
【卷七二】：西曆二、五、一〇。
【卷七一】：西曆二、五、一〇。
【卷七〇】：西曆二、五、一〇。
【卷六九】：西曆二、五、一〇。
【卷六八】：西曆二、五、一〇。
【卷六六】：西曆二、五、一〇。
【卷六五】：西曆二、五、一〇。
【卷六四】：西曆二、五、一〇。
【卷六三】：西曆二、五、一〇。
【卷六二】：西曆二、五、一〇。
【卷六一】：西曆二、五、一〇。
【卷六〇】：西曆二、五、一〇。
【卷五九】：西曆二、五、一〇。
【卷五八】：西曆二、五、一〇。
【卷五七】：西曆二、五、一〇。
【卷五六】：西曆二、五、一〇。
【卷五五】：西曆二、五、一〇。
【卷五四】：西曆二、五、一〇。
【卷五三】：西曆二、五、一〇。
【卷五二】：西曆二、五、一〇。
【卷五一】：西曆二、五、一〇。
【卷五〇】：西曆二、五、一〇。
【卷四九】：西曆二、五、一〇。
【卷四八】：西曆二、五、一〇。
【卷四七】：西曆二、五、一〇。
【卷四六】：西曆二、五、一〇。
【卷四五】：西曆二、五、一〇。
【卷四四】：西曆二、五、一〇。
【卷四三】：西曆二、五、一〇。
【卷四二】：西曆二、五、一〇。
【卷四一】：西曆二、五、一〇。
【卷四〇】：西曆二、五、一〇。
【卷三九】：西曆二、五、一〇。
【卷三八】：西曆二、五、一〇。
【卷三七】：西曆二、五、一〇。
【卷三六】：西曆二、五、一〇。
【卷三五】：西曆二、五、一〇。
【卷三四】：西曆二、五、一〇。
【卷三三】：西曆二、五、一〇。
【卷三二】：西曆二、五、一〇。
【卷三一】：西曆二、五、一〇。
【卷三〇】：西曆二、五、一〇。
【卷二九】：西曆二、五、一〇。
【卷二八】：西曆二、五、一〇。
【卷二七】：西曆二、五、一〇。
【卷二六】：西曆二、五、一〇。
【卷二五】：西曆二、五、一〇。
【卷二四】：西曆二、五、一〇。
【卷二三】：西曆二、五、一〇。
【卷二二】：西曆二、五、一〇。
【卷二一】：西曆二、五、一〇。
【卷二〇】：西曆二、五、一〇。
【卷一九】：西曆二、五、一〇。
【卷一八】：西曆二、五、一〇。
【卷一七】：西曆二、五、一〇。
【卷一六】：西曆二、五、一〇。
【卷一五】：西曆二、五、一〇。
【卷一四】：西曆二、五、一〇。
【卷一三】：西曆二、五、一〇。
【卷一二】：西曆二、五、一〇。
【卷一一】：西曆二、五、一〇。
【卷一〇】：西曆二、五、一〇。
【卷九】：西曆二、五、一〇。
【卷八】：西曆二、五、一〇。
【卷七】：西曆二、五、一〇。
【卷六】：西曆二、五、一〇。
【卷五】：西曆二、五、一〇。
【卷四】：西曆二、五、一〇。
【卷三】：西曆二、五、一〇。
【卷二】：西曆二、五、一〇。
【卷一】：西曆二、五、一〇。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彩圖二 第二號琮花紋局部



一
a



彩圖四 第五號琮花紋局部



一
b



彩圖五 第六號琮花紋局部



一
c

彩圖一 第一號琮鳥瞰面與側面



彩圖九
第二十六號小琮



彩圖六
第七號琮式管



彩圖三 第三號琮花紋局部



彩圖一〇 第二十七號小琮



彩圖七 第二十一號琮花紋局部



彩圖一一 第二十八號琮



彩圖八 第二十二號琮



彩圖一三 第三十號琮



彩圖一二 第二十九號琮



彩圖一四 第三十一號琮側面與斜面



彩圖一五 第三十二號琮側面與鳥瞰面



彩圖一六 第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四、十八、十九共八件方璫式小琮